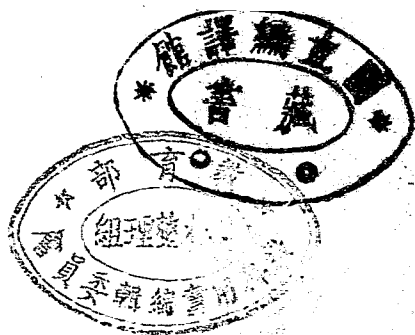


# 時代剝選

集 五




---

時 代 剝 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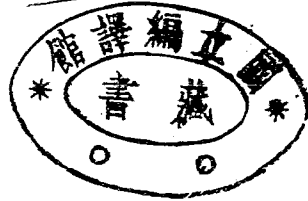
---

MG  
I224.6  
208

# 時 代 劇 選

時 代 劇 社 叢 刊

時 代 劇 社 編



1 9 3 9

時 代 劇 社 出 版



3 1774 9732 2

## 代序 (中國第二期抗戰中劇作者應有的任務)

中國神聖的民族抗戰，已從第一期順利地轉入到軍力能夠相持底第二期去了。在這十八個月抗戰的過程中，中國的戲劇運動，已獲得了劃時代的進展；這當然應歸功於我們那些活躍於抗戰中樞，以至全國各地的劇作者們和着無數的爲新中國劇運，努力展開戰鬥底青年演員們的。現在，因着戰局形勢轉入新階段，今後戲劇運動的動向，自然也有了新的轉變；而這新的轉變，無疑地是需要展開更緊張的戰劇，使劇運的前途，更臻於光明燦爛，更確適於健全進化的邏輯條件；所以，今後全國劇作者們的任務——也就

是任何從事劇運者的任務——不僅沒有一些兒的弛鬆，而且更是較以前艱巨了。

下面，我們且就劇作者們的範圍，來綜論一下在抗戰第二階段的行進中，我們所應該加緊幹去底各方面的工作。

我們知道：第二期的戰爭是全面的，是運用整個新的戰略，來全線消耗敵人，分散他



(南)

們的兵力，竭阻日軍向任何方面的進攻；同時，這一階段的戰爭，是也含有奠定建國基礎意義的。這就是說：中國第二期戰爭的目的，不僅要消滅敵人，而且要肅清內奸，掃除一切不穩份子底動搖的言論，來剷除封建勢力，根除貪污孽蹟；不僅要促成××軍閥勢力的崩潰，而且要在未來的抗戰能迅速地順利地展開建國的工作。因此，今後戲劇作者的工作，不是單純的宣揚抗戰，撲滅漢奸的意識，而也是全面的。就是在抗戰及反漢奸諸方面，如暴露對方暴行，兵役宣傳，保衛故鄉，武裝民衆，大義滅親，偽組織的醜惡，漢奸的可憎……等，固需要進一步的搜羅新穎底題材編寫有着新底生力的劇本；但是也需要特別注意——隱伏在光明中的醜惡。這光明中的醜惡，可以包括着：新的人民欺騙者，新的發國難財的虛僞主戰派，新的抗戰官僚新的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家，新的破壞全面抗戰國策的政論家，政治家，新的和×方政治陰謀作「和平」呼應的托派漢奸，……以及一切的包辦主義者，舊的土劣官僚的惡勢力的現象，這些，是劇作者們當前應列入主要的題材，去從種種事實方面刻劃，描摩，編排，在（劇情）上反映無遺。

在抗戰第一期的過程中，我們認為抗戰戲劇，在抗戰反漢奸反托派的意識上已盡了至大的力量；但對於日人的政治陰謀的揭發和暴露，根據一般的檢討，則是相當的不夠。同時對於隱伏在光明幕後的醜惡，更是缺乏系統的搜索，創作；所以我們要說第一期的抗戰戲劇是趨向於單純發展的；而第二期的抗戰戲劇，務使要克服這個弱點，展門全面底工作的運動，因為第二期的戰爭，在對方由於士氣的日衰，軍力的萎頓，經濟的山窮水盡，必將「政治」勝於「軍事」，擴大他們的誘降式的「和平運動」；此外，漢奸和其他醜惡的奸宄，跟着X方的勢衰，雖然也將一天接近一天的「日暮途窮」之路，可是他們的鬼魅技倆，在今後是更會千方百計地，層出不窮地演出的。但劇作者們除了應緊握住上面這點以外，也需更加緊爭取落伍的羣衆，走上同一抗戰建國的陣線，掃蕩至死不悟妨礙抗戰進展底封建份子的任務。

至於有一部份人以爲暴露醜惡，揭發敗類的劇本，在許多方面是足以給予觀衆以沮喪，悵抑的情感；其實，這是廢話。中國的抗戰和社會機構，都是逐漸改進的；醜惡的隱伏，

是必然的，這在大部的人們誰也知道的，所以，這藝術上的反映，是只能給予觀衆以興奮的探討，研究，以至改進底啓示的，而不能造成一般的傷感。或者，縱然有少數淺見之觀衆，但是我們祇能在每一次公演後，在文字的批評上，感想上予以矯正，不能因偶噎而廢食，放棄迫需的工作。何況藝術是不允許醜惡底現實的存在，否則便是背了藝術的常軌。

最後，關於抗戰部門的壯烈事蹟的編寫方面，更需要抓住全面戰爭中廣泛的題材，這題材，我們在有的方面，也應當不避戲劇上的「抗戰八股」之譏，如遊擊隊的故事，義民，或難民的血史淚，某某一役的偉蹟特別是孤軍的抗戰，比如「四行孤軍」在過去有過不少的劇本，而以後的「牯嶺孤軍」，「沙頭孤軍」的英勇不屈事蹟，却沒有偉大劇本的產生，這真未免厚此薄彼；我們認爲這仍是劇作者應該不能放過的工作，但是需要運用新的技巧，新的劇情的結構，而不是一般「差不多主義」的題材的創作。

跟着新階段戰爭的展開，二十八年的新年也已來到；親愛的劇作者們，劇運工作人員們，現在咱們大家進一步攜起手來，迅速展開新的鬥爭吧。

# 目次

出發之前.....任鈞

教訓.....姜桂農

在生死線上掙扎.....沈偉

橫山鎮.....錫金

# 出發之前

任 鈞

時間：

一九三八年二月某日。

地點：

某內地城市。

佈景：

一間房子，陳設簡單而整飭，頗帶點古色古香的情調。有門二，一通外面（較大），一通裏面（較小），掛着門帘。右面靠壁，擺着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個小神龕，裏面供着佛像。

人物：



母親——五十三歲。

春英——大小姐，十八歲。

秋英——二小姐，五歲。

少奶——三十歲。

華麗蓮——春英之友，二十歲。

趙二爺——三十八歲。

便衣探長

警察甲，乙

母

(幕開：母親正在焚香拜佛口中念念有詞。)

菩薩，保佑吧！保佑我的兒子，大吉大利！保佑他無病無痛，身體力壯！保佑中國兵天天打勝仗，保佑××鬼子個個沒好死！(轉身，又朝外面拜了三拜)天地神明有靈，保佑我的心肝兒子，保佑我們全隊人！我祇有一個兒呀！萬一他在前綫有個什麼三長

兩短，那叫我靠誰呢！天地神明，保佑吧！保佑中國兵天天打勝仗，趕快把××鬼子趕回東洋大海裏去！天地神明，好心應該有好報，我們世世代代從來沒有做過虧心事呀……

（秋英上。）

秋 媽！你又在拜菩薩嗎？你又在請菩薩保佑哥哥嗎？哈！不消拜了！報紙上登載着：這幾天，我們天天都打勝仗哩！

母 （不理，再拜了幾拜，然後站起來，坐在一張椅子上）可不是！祇要我們大家每天誠心誠意燒香拜佛，我們的軍隊就決不會打敗仗！

秋 這麼說，中國兵所以會打勝仗，大概就是因為媽每天在家裏焚香拜佛的緣故吧？

母 （認真地）自然！自然是菩薩保佑呀！你看，現在到處都給××飛機炸得一塌糊塗；我們這裏，却連日本飛機的影子都沒有看到過。這還不是靠了菩薩的保佑嗎？

秋 （微笑）唉！媽，你老人家真沒有辦法！老是開口菩薩，閉口菩薩的！我們中國軍隊所以

會打勝仗，聽說全是因爲前綫的將士們很明白：這回是爲着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打仗，都肯拚命，不怕死呀！那裏是什麼菩薩保佑呢！至於講到××飛機，那就難說了；學校裏的王先生說：敵人的飛機也許最近就要來到這裏丟炸彈，來擾亂我們的後方哩！

母 瞎說！簡直是瞎說！你想要是××飛機真的會來，也就不會有許多人逃到這裏來了！簡直是瞎說！——秋英，我看你，真是越大越糊塗了！爲什麼竟連菩薩都不相信了？難道你也跟你的姐姐一樣，專門跟媽作對嗎？

秋 (搖頭) 不，誰說我跟媽作對？不過，我覺得姐姐的話也並沒有說錯，她說：菩薩——  
(生氣) 閉住你的嘴！不准你瞎說！嘿！你們竟敢說起菩薩的壞話來了，這還了得！告訴我們吃一碗飯，過一天日子，都全靠菩薩的保佑呢！

秋 (苦笑) 你老人家不要生氣好，媽，我不說就是了。——姐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媽媽曉得嗎？

母 嘿！你倒問起我來了！媽老了，簡直是個老糊塗！那裏還管得着你們——哼！一個沒有出關的女孩子，整天地大搖大擺，拋頭露面，在外面跑來跑去，已經夠羞人了！現在，還要攪什麼戰地——戰地服務團，還說要上前方去……這簡直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從來沒有聽說過，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秋 可是，媽，姐姐她們幹的並不是什麼壞事，而且是大家都應該做的事情！我要不是年紀小了些，我也要跟姐姐她們一道去哩！不過，照我看來，媽這麼生姐姐的氣，倒不爲別的，完全是爲了——

母 (憤憤然) 爲了什麼？你說！

秋 (天真地，帶點賣弄聰明的神氣) 因爲——因爲姐姐不聽從媽的話，不肯嫁給小鬍子——趙二爺啦！是不是？

母 (生氣) 哼！你這鬼丫頭！我老早就說過了，你跟你姐姐是一夥！你也跟她一樣，專門跟你媽作對！老實告訴你吧：我一定不讓她去——是的。我要她跟趙二爺結婚！馬上結

婚看你們怎樣？

秋 (頑皮地) 可是，腳是生在姐姐身上的呀！姐姐偏要去，偏不喜歡小鬍子，偏不肯嫁給

小鬍子，那可怎麼辦呢？

母 (氣得跳起來) 要是那樣，我就寧可馬上死在她跟前！死給你們看……

(有誰在輕叩通外面的那扇門。)

秋 誰呀？——大概是姐姐回來了。(開門) 哦，原來是麗蓮！姐姐請進來坐！

(麗蓮上。)

麗 秋英，你好——哦，伯母也在家，伯母你好？

秋 (點頭) 還好，謝謝請坐！

母 (不理，扳起臉孔，背過臉去。)

麗 (有點窘，隨即裝作實無其事的神氣) 伯母，這一向都沒有到外邊去玩嗎？

母 (仍是背着臉，氣憤地) 沒有！

麗 伯母，我是來找春英的，想跟她談一談——

母 （突然轉過臉來，威嚴地）是的，一進門我就曉得你是來找她的——想跟她談一

談？……除開什麼戰地服務團，什麼上前綫，你們還有什麼正經事情要談的！告訴你：

葉麗蓮！你以後不准再到我這裏來！我的女兒馬上就要出嫁了，她不跟你到什麼前

綫去！你們不要整天鬼頭鬼腦，把我的女兒帶壞了！聽見了沒有！——

秋 媽，你真太興奮了！你老人家何必生麗蓮姐的氣呢？姐姐的事，跟麗蓮姐有什麼關係

呢？

母 哼！哼！沒干係你當我真是個老糊塗嗎？……先前，我還當作你們是好人，現在才曉得，

都是些不要臉的東西，滾！快給我滾出去！（把房門打開，要她馬上走。）

秋 （想要阻止她）你老人家何必發這樣的大脾氣呢！……

母 （把秋英推開）滾開！叫你——滾開！

麗 伯母……（她覺得十分難爲情，本擬辯白幾句，但曉得沒有效，祇好低着頭，十分懊

裏地跑了。)

母 (用力把門關上,頹然地坐下來,嘆了一口長氣)唉……

秋 (跑到母親跟前,和婉地)媽,你剛才真太過於興奮了!那裏用得着這個樣子呢!

母 (點頭,比較冷靜多了)唔,是的,也許真的用不着這樣;但是,我怎麼按捺得住呢!

秋 你話說得太多了,人也累了!媽,還是到裏頭去歇一歇吧!(扶她)

(春莫匆忙地上。)

春 媽,我回來了。

母 (祇是機械地回過頭來望了,一眼不理她)

秋 姐姐!你上什麼地方去來?碰到麗蓮姐沒有?——她來找過你,剛回去。

春 哦,她來過嗎?爲什麼不留她多坐一會呢?

秋 我本來也想留她多坐一會的;可是……可是……唔……(扮了個鬼臉,背地裏用

手指指着母親。)她就走了!

春 哦！她有什麼事情找我呢？——媽，你老人家爲什麼不說話，難道還在生我的氣嗎？

秋 (嬌憨地) 當——然——囉——

母 (轉過身來) 你不曉得她爲什麼事情找你？——哼！不要裝傻！除了去加入什麼戰地服務團，她還有什麼正經事情找你？——

春 媽，難道你就爲這一點事情生氣嗎？(跑到母親跟前，抱着她的頸項，愛嬌地)——媽，你再也不要生氣了；我已經決定不去了！

秋 (意外地) 呵！你不去了？

母 (半信半疑，面露喜色) 真的嗎？

春 (點頭) 當然不會是假的囉！

母 (伸手愛撫着春英的頭髮，怒氣突然消失了。) 對啦，這才像是我的乖女兒呢！——可不是。小時候，你原是頂聽媽的話的！

秋 (憤慨) 姐姐，你爲什麼忽然又變卦了？



母 (向秋英) 你這死了頭！你放什麼屁？難道你還巴望你姐姐去嗎？你再說，當心我捶你！  
秋 (委曲地) 爲什麼我要再說呢？又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在將來人家罵起來也罵不到我的身上呢……

春 (笑笑的) 好吧，讓大家都罵我反覆無常吧！

母 真的，春英，你近來實在把娘氣夠了！你想，自從你爸爸死後，我費了多少心血，吃了多少苦，好不容易才把你們三姊妹養大，那曉得「過橋丟板」，而今你們卻把娘的話當作耳邊風呢！唉！想起來…… (拭淚) 你要明白：這回不要你去加入什麼戰地服務團，娘是一片好心。你們自己多少也該聽到一點吧！外邊人把你們這班女學生說得一錢不值呢，說得比屎還臭呢！他們說：你們簡直是傷風敗俗，是怪物，是妖孽……

秋 (頑皮地) —— 因此，媽也就把自己的女兒看作怪物，看作妖孽了，是不是？——

母 (怒視着秋英) 你，不要你開口！(轉向春英) 葉麗蓮她們來邀你的時候，我就叫你去，萬不要去的，可是你不聽，偏要去…… 唉！春英，這一向，你真把娘氣死了！——

實，就是人家不說，不罵，我也不能讓你去。光是你的哥哥在前綫打仗，我已經天天坐立不安，要是你也去了，那簡直會把我活活地心焦死……好了，現在你總算聽媽的話，這是再好也沒有了。如今，第二樁，我就是巴望你不再固執，快些答應趙家的婚事，讓娘也好早幾天抱個外孫兒……

春 媽，你不要說那麼多！爲什麼忽然又拉扯到那件事情上面去呢？媽，我祇說我不到前綫去了，並沒有說——

秋 可不是姐姐並沒有說要跟小鬍子結婚啊！

母 (向秋英) 叫你不要多嘴，你偏要多嘴！(向春英) 好吧，現在不說那個，回頭再講。唉，我也累了，等一會兒我還要到關帝廟去燒香，替你哥哥許一個願呢……

春 不錯，媽真累了，還是到裏面去休息一回吧。(扶母下。秋英賭氣地呆站着。半晌，春英復上。)

秋 (憤慨) 姐姐！你竟究怎麼攪得起的？說得好好的，準備得好好的，爲什麼又忽然變卦

呢？虧你還以救亡份子自命呢，祇要母親反對，你便軟化了！

春 哈哈……（大笑）

秋（莫明其妙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姐姐！難道你瘋了嗎？

春 哈哈……你真不怕把我的肚子笑痛……哈哈……

秋 嚶……（還是莫明其妙）

春（正經地）秋妹！難道你以為我真的不去了嗎？

秋 不是真的，難道是假的？

春（故意學舌）不是假的，難道是真的？

秋（不耐煩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點告訴我吧，姐姐！我真有點不明白——

春——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唉，妹妹，不怕你自命老成，可是實際上，你還是個道

地的小傻子哩！你以為我真的不去了嗎？我在騙人呢！

秋 你騙誰——

春 驅媽，還順便驅了一個小傻瓜（指着秋英笑）。

秋 不要開玩笑了。——那麼，姐姐，你還是要去的？

春 怎麼不去！告訴你：我已經改變方針，現在我不跟媽作「陣地戰」了，要改用「運動戰」。

秋 姐姐，你的話我越聽越不懂了！什麼戰呀戰的？

春（笑）哈哈，難怪你不懂，這還是我最近在訓練班上學來的，——這一向，我都跟媽正面衝突，打硬仗，這就等於軍事學上的所謂「陣地戰」；可是現在，我覺得硬來不是辦法，須得把戰略變更一下了，要用「運動戰」。

秋（調侃地）啊呀！想不到姐姐受了幾天訓練，就變成「軍事專家」了，——那麼，你打算怎樣「運動」呢？

春 我打算表面上驅媽，說不去了；可是，不聲不響就走掉！回頭寫一封信詳細向她解釋，安慰她老人家一下。

秋 (點頭)唔,是這麼個辦法。可是,你們打算幾時走呢?

春 決定明天下午就動身。——對啦,你剛才不是說麗蓮姐來過了嗎?她一定是有些事情,爲什麼你不留她多坐一回?

秋 留她多坐一回?你說得很容易!剛才嘗着媽的面,我不好對你說呢!——麗蓮姐今天簡直是倒釐!一踏進門,就捱了媽一頓臭罵!後來,她簡直是給媽趕出去的!唉!這幾年來,我還沒見過媽發這麼大的脾氣!

春 你爲什麼不勸勸她呢?叫人家多難爲情!也要她聽你勸才行啦!

春 事情如今已經過去了,我們以後再向他道歉吧。不過她來,一定是臨時發生了什麼事情。——秋妹,你替我到她家裏去跑一趟好麼?我早起來就沒有停過腳,實在有點累了。

秋 (點頭)好的,我就替你去跑一趟。(走了幾步,忽然又轉回來)——啊,我還忘記了

點東西……（她正要進內房的時候，門帘後面忽然發出故意做出來的響亮的咳嗽聲，二人都心虛地吃了一驚。）

春（向門帘）誰呀！

（少奶掀帘上。）

秋 哦，原來是嫂嫂！真把我們嚇了一跳！（急下）

春 可不是！真把我們嚇了一跳！

少（故意拖長聲調）不錯，真把——你們——嚇了——了一跳！

春 嫂嫂，你沒有出去打牌嗎？

少 打牌？——怎麼能夠出去打牌！你要曉得黃媽昨天上午就走了，佣人到現在還

找好；一早起來，買菜，燒飯，洗衣服，收拾房子……真把我忙得頭暈腦脹！——對啦，我

剛才聽媽說：你決定不走了，是不是？

春 是的。不走了。

少 (故意地)真的嗎?

春 當然是真的囉!

少 可是,我却担心是假的哩!

春 怎麼會是假的呢!

少 (聳聳肩膀)嘿,嘿,春妹,你可以騙媽,也可以騙小傻瓜,可是騙不了我,是的,你的「運

動戰」很高明;可惜還沒有辦法提防我這「間諜」!

春 (有點着急)嫂嫂!

少 什麼?

春 真的你已經曉得了嗎?

少 當然是真的囉,請你不要担心是假的吧!告訴你,我已經在門窗後面站了大半天,你們說的話我都一五一十聽進耳朵裏去了。你們如果再講下去,我還打算把媽也請來聽聽你的有聲有色的「運動戰術」嘿!哈哈……

春 (狼狽) 好親娘,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你已然曉得了, 那就請你包含點吧, 千萬不要告訴媽!

少 你以為我真會告訴媽嗎?

春 (搖頭) 不, 我相信你是不會的。

少 對呀, 如果要告訴的話, 剛才我也就不會跑出來了。不過, 春妹, 我早已對你說過: 我是不贊成你去的, 因為——

春 ——因為太危險了, 是不是?

少 不錯, 前綫實在太危險了! 你想: ××鬼子的飛機, 炸彈, 坦克車……多麼厲害! 我哥哥是一個軍人, 「養兵千日, 用在一朝」, 那直是沒有辦法的事, 祇好聽天由命! 但是, 你呢, 你是一個姑娘家呀, 為什麼不在家裏玩玩享福, 一定要跑到什麼前綫去冒險呢? 我真有點想不通……

春 親娘! 你錯了! 你以為我們在後方就可以安安全全的過日子嗎? 在後方就不會給敵



人的機關槍掃射，不會給敵人的炸彈炸死嗎？你錯了！你完全錯了！敵人的飛機隨時都可以飛到我們這裏來，掃射轟炸的呀……

少 可是，直到現在不是一次也沒有來過嗎？

春 不過，直到不久以前還被認為安全地帶的許多後方城市，都已經被轟炸過了！

少 至少我們這裏還沒有來過

春 萬一明天或是後天就來呢？

少 那就讓它來吧！「今日不知明日事，」誰能担保自己晚上一定不會見閻王！「做日和尙撞日鐘，」有一天算一天，得過且過，馬馬虎虎，何必那麼認真呢……況且，「死

生有命，」該死的無論怎樣還是逃不掉，躲不脫，不該死的，無論怎樣也不要緊……

春 我說，嫂嫂，你真是沒有辦法，永遠只是這麼一套，告訴你：這種看法和想法是不對的，怎麼好讓一切都「聽天由命」呢？

少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的，確我們對於許多事情的看法和想法都是不相同。就拿你跟趙二爺的事情來說吧，我就認為你不必固執。他的年紀是大了一點，但這有什麼

關係呢？開了一間大鋪子，有錢，又有勢，祇要你肯嫁給他，準叫你過舒舒服服的日子。這不就得了嗎？何必計較別的呢！

春 這麼說，你始終是希望我嫁給小鬍子的罷！

少 是的，假如我是你，那我一點也不想反對。

春 （鄙夷地）但是，可惜，我始終還是我，不是你！——唉！想不到你這位嫂嫂竟會贊成自

己的妹妹嫁給一個土豪劣紳去當小老婆！

少 ——當小老婆？你這話從那裏說起？

春 嫂嫂，難道你也跟媽一樣老實，被人家蒙在鼓裏還不曉得嗎？

少 不是說他已經正式跟以前的太太脫離關係了嗎？

春 空口說白話，還不是因為舌頭從來就沒有長過骨子！嫂嫂，祇要你喜歡聽他瞎吹，他還可以一點也不紅臉地翹起大拇指，說他比自己的二十歲的大兒子還要年輕十幾歲哩！

少 其實退一步來說，就是做小又有什麼關係呢？告訴你，春妹：試問那一個有錢有勢的人，不是三妻四妾的？試問那一個在社會上有面子，有地位的人，不是除開大公館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小公館的？你又何必少見多怪呢？總之，拆穿西洋鏡，現在的世界，女人還是只有倒黷，受氣的份兒！祇要做丈夫的喜歡你就行，何必斤斤計較什麼大小！

春 （雙手抱頭，頹然地坐下）啊！我實在不願意跟你多說了！我真沒有想到：嫂嫂也是受過教育的人，而且只大我十來歲，可是彼此的見解就會相差得這麼遠！

（秋英從通裏面的門上。）

春 （意外地）啊！你還在家裏嗎？我一直以為你老早就出去了！

少 對呀，你不是要上葉家去嗎？

秋 我剛才不是說要到裏面去拿點東西再走嗎？——

春 一拿就拿這麼大半天？——

秋 不要忙，讓我來告訴你們：剛才我一跑進去，就聽見媽在上廂房跟什麼人說話；我仔

細一聽，才曉得，原來是來了客。

少 來了客？是那一個？

秋（賣弄地）你們猜猜看！

少 那何必猜呢，除了那個每天都來的王老太太還有誰！

秋 何必猜？——嫂嫂，你才猜不到哩！

春 我問你，到底是男客還是女客？

秋 你猜到底是男客還是女客？

春 哼！你不要再賣關子了！前門不走走後門，鬼頭鬼腦！除了不要臉的小鬍子還有誰？

秋（頑皮地）哎呀，一猜就着！你真是個「有心人」！噫——喂，姐姐！是不是你約他來的？

不然的話，你怎麼曉得是他呢？哈哈……

春（不覺有點難為情）你這小丫頭真是淘氣，簡直胡說八道！（跑過去揪她的臉頰）看

我撕破你的嘴唇皮！

秋 (擗扎拱手求饒) 好姐姐，我下次不敢了，饒我初犯吧……

少 喂，照照鏡子看！兩個人都要做小孩子的母親了，怎麼還像小孩子般的亂鬧呢！(向

秋英)——秋妹，我問你。此刻趙二爺還沒有走嗎？

秋 早就走了。他走了，我才出來的。

春 那不要臉的傢伙跟媽說些什麼，你聽到了嗎？

秋 怎麼沒有聽到呢？——我一聽見小鬍子正在跟媽說話，我就悄悄地跑到窗子下面

去偷聽，簡直聽得一清二楚——

少 你聽得他對媽說什麼？

秋 最先她就和平常一樣，他極力把媽奉承了一番，一張抹了油的嘴，把什麼好聽的話

都說盡了，簡直把媽說得眉花眼笑！然後，他就對媽說，他已經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希

望就在一個月之內舉行結婚禮——

春 (鄙夷地) 呸！簡直是做夢！簡直無恥！簡直不要臉！——他後來還放些什麼屁？

秋 他還說，不久民政廳就要發表他做縣長，他正在準備接事；他又說，哥哥的上司張師長正是他頂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兄弟，祇要他去一封信，或是打一個電報，哥哥就一定可以升營長——

少 (非常關心) 真的嗎？

秋 我怎麼曉得呢，你去問問他自己好了！

少 那倒也不錯呀，如果他肯幫忙的話。

春 (鄙夷地) 還早得很呢，嫂嫂！我勸你最好不要跟小鬍子一樣，專門白天做夢！

少 噯呀噯呀，還沒有出嫁就恐怕哥哥沾姑老爺的光，你這做姑子的才厲害哪！

春 (生氣) 你說什麼嫂嫂！——

秋 你們別鬧，我還沒有報告完哩。——他還說，對囉……姐姐，他還說……你們組織的戰地服務團一定走不成……他說，警察局長就是他的朋友，頂聽他的話，要他馬上出佈告禁止你們活動……我看，這傢伙簡直可惡極了！外邊有人說他有漢奸嫌疑，

他鋪子裏賣的都是××貨從前，我還有點不相信，現在，我覺得他也許真的是個漢奸哩！看樣子，那傢伙什麼事情幹不出來。

春 那傢伙簡直是一個大混蛋！可是媽竟被他的花言巧語迷住了！——秋妹，不要再遲延了，你馬上就到麗蓮姐家裏去，一方面問他找我有什麼事，一方面要她們機警一點，不要讓人家曉得我們出發的時間。去，馬上就去！

秋 得啦，我馬上就去！（急下）

少 你們當真今天下午就動身嗎？

春 決定今天下午出發。

少 那麼，趙家的事情當然不成問題了？

春 （堅決地）當然真是開玩笑！他是什麼東西？媽如果一定要我嫁給他，那我不如索性嫁給一條狗！

（外面傳來敲大門的聲音）

少 (聽)你聽,有誰在敲門。

春 讓我出去看看。(急下。半晌,復匆匆地,與高采烈地,拿了封電報上。——嫂嫂!哥哥

從前綫來了電報哩。說不定是打了勝仗,或是有功升了官,特地打電報來告訴我們的。(邊說,邊拆閱電報。)

少 你哥哥打來的電報?什麼事呢?……(邊說邊跑到春英身邊,同閱電文。)(春英的臉

色忽然變得慘白,雙手發抖,電報由手上落下。祇是兩眼呆望着上方,機械地,像在自己身旁的椅子上,開始悲泣。同時,少奶也痛哭失聲。——聽到哭聲,母親匆忙地上。)

母 (莫明其妙地)怎麼的你們怎麼的……

春 (顫聲)媽……哥哥……

母 (焦急)啊你說什麼?哥哥怎麼啦?——

春 哥哥……在前綫……給××鬼子……殺死了……剛才接到了……他的朋友……



……打來的……電報……

母

（幾乎暈了過去，哭喊）天呀！我的兒子真的死了嗎？！不！他不會死！他不能死……！天老爺難道你沒有眼睛嗎？！他是我的單丁獨子呀！他怎麼會死，怎能死呢……！啊！菩薩！一天到晚，一年四季，我跪拜的時候比走路的時候還要多呀！怎麼你不保佑，保佑……！唉，好心應該有好報，我們世世代代都沒有做過虧心事呀！天老爺！菩薩！你們爲什麼忍心讓我的兒子死的那麼慘！——活活地給××鬼子打死！你沒好死的××鬼子呀……（頓足，捶胸，嚎啕大哭。）

春

（過了半晌，揩乾眼淚，跑到母親身旁）請你老人家保重身體，不要過分悲痛了！哥哥雖然不幸戰死，但是，十分光榮的！人生遲早難免一死，祇要死得有價值，那就死了也等於活着媽，你想開點吧，不要過分悲傷了！（然後，他又跑到嫂嫂跟前）嫂嫂！你也得忍耐點！這次的打仗，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的神聖戰爭！是爲國家民族求獨立，自由的戰爭！是跟哥哥從前參加過許多次的，自相殘殺的內戰完全

不同的戰爭！因此，哥哥雖然戰死了，他自己一定不會有什麼遺憾的——（忽然傳來緊急警報聲。這種稀有的，尖銳而響亮的聲音，使得舞臺上的人都不由的吃了一驚，一時大家都突然靜默下來，面面相覷，尖着耳朵聽。）

母少（驚惶地）怎麼攪起的那是什麼聲音？

春 糟糕！那是警報呀！××飛機真要來了！

母少（半信半疑地）真的嗎？

春 怎麼會是假的呢！聽吧，不是街上的人們都在奔跑，叫喚嗎！——

（街上傳來了行人的雜沓聲，奔跑聲，叫喊聲：「××飛機來了！」「快跑，炸彈來了！」

「趕快關門呀！」……等等。）

母少（手足無措地）那怎麼辦呢！——

春 不要怕！不要怕！怕是有用處的！

母（慌忙地跑到神龕前跪下，不住地叩頭）保佑吧！保佑我們平安無事吧！好心應該

有好報，我們世世代代都沒有做過虧心事……

春（把母親拉起來）媽，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要是菩薩當真有靈，那末，哥哥就不應該給××鬼子打死啦！難道媽平日對於菩薩還不算虔誠嗎……

少 母（頗受感動）你說的也還不錯。——可是，菩薩究竟是菩薩呀，我們怎好得罪他！——

少（突然，一手拉住母親，一手拉住春英，想朝外面跑）還是讓我們跑到城外去吧！趕快跑到城外去躲一躲吧！我想起來了，不久以前，我好像聽誰說過：飛機來了，頂安全跑到城外去……

春（反把她拉回來）不要瞎跑，嫂嫂！你要知道：剛才發的，是緊急警報啦！這時候，怎麼還能夠在街上亂跑呢？萬一——喂！你聽！飛機已經來了！你聽！

（外面傳來了飛機聲，槍聲，炸彈爆發聲，房屋倒塌聲，遭難者的哀號聲。一時間，舞臺上完全為一片沉默和緊張所佔領，大家祇是屏息地傾聽。——這些聲響，直到警報解除之前一些時候，都應該讓觀眾斷續聽到；但不以妨礙舞臺上的一切為原則。）

少 (痛恨地) 啊！不曉得又給他們炸燬了多少房屋，炸燬了多少人命！××鬼子真作孽！

——希望炸彈不要落在我們這裏才好……

母 春英！我簡直越想越不明白了！不是有許多人都在說：我們這裏山高路遠，××飛機

一定來不了嗎？……

春 沒有這回事！媽，我不是老早就告訴過你老人家嗎？——現在，打起仗來，簡直沒有什

麼前綫後方的分別；因為無論什麼地方，敵人的飛機都隨時可以飛來，丟炸彈的所以，前綫固然危險，後方也決不是安樂窩！我們還是跟前綫的軍民一樣：時時刻刻都可以給敵人用機關槍，用炸彈，打死，炸死的！

母 (恍然地) 這樣看來，糊塗的到底還是我們，你們的見識究竟不錯！可不是嗎？秋英剛

才還對我講起，說是學校裏的先生告訴她們：××飛機也許最近就要到我們這裏來丟炸彈，擾亂後方；可是，剛才我總不肯相信……(突然想起了什麼，非常焦急地)  
——啊！不談起她，我簡直沒有留意秋英呢？爲什麼連影子也沒有看到她到那兒去

了？  
了（連忙朝裏面高聲叫喊）秋英，秋英！

春 秋妹不在家。她剛才上街去了。

少 是的，她到——

春 （趕忙以目示意，叫她不要說）——到街上去了。

母 到街上去了！那怎麼辦呢？我們馬上去找她回來吧！

（舉步欲出）

春 （阻擋她）媽！不要緊，她很有防空常識，決不會在街上亂跑，決不至於有什麼意外，

媽你放心！

母 （異常擔心地）唉！放心？你叫我怎麼能夠放心呢？現在外面不曉得炸成什麼世界了！

兒子剛在前綫戰死，萬一秋英又有什麼三長兩短——（悲泣）

（外面傳來緊促而響亮的敲大門的聲音）

少 （聽）又有誰在敲門。恐怕是秋妹回來了。

春 呵！一定是她，我去看看。（急下）

（母親同時跑近通外面的門邊，熱心地探首朝外望。）

母 真是秋英就好啦！

少 一定是她！

（趙二爺突然急急忙忙慌慌張張上場。當她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一個所以然時，便衣探長和警察甲、乙，就跟着上；春英也莫明其妙地跟在後面。）

探 （用手槍瞄準着趙）站住！舉手！

趙 （最初，顯然不欲遵命，經探長再喝一聲，才無可奈何地把手舉起，轉過身來；但却故作鎮靜地）你們追我幹嗎？

探 （冷笑）嘿！嘿！追你幹嗎？你自己該比誰都明白——好了，不要再裝傻了！告訴你吧：你們的總機關已經給我們破獲，你的部下已經把你幹的好事全盤供出來了！你還要裝傻……

趙

(裝腔作勢，企圖威嚇) 你說些什麼簡直是一派胡說！你們認得我嗎？千萬不要把人弄錯了！城裏的人，誰不曉得我趙某，民政廳王廳長，教育廳何廳長，還有張師長李軍長都和我有交情……就是你們的上司李局長，也是我的拜把子的弟兄……你們是些什麼東西？竟敢瞎道八道？——快給我滾！

探

(調侃地) 滾——嘿嘿，你老人家的肝火太旺了！趙先生！你老人家跟李局長是拜把子的弟兄，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李局長正派我們來請你老人家去談一談！(向警察甲、乙，態度忽然變得嚴厲) 弟兄們，搜他！

(當警察們走近他跟前時，趙尙欲反抗，旋知無效，只好惶然地由他們搜。結果，搜出精巧的手槍兩枝，長方形的小紅布(符號)一塊，祕密文件一束，荷包一個，支票簿一本，自來水筆一枝；但後面三件，仍被擺回他的衣袋內。)

趙

(態度突然變得異常謙卑) 弟兄們！剛才得罪了，請原諒，原諒，包含包含！(不住地打拱作揖) 不過……不過……各位要知道：我也是上了人家的當，並不是我的本意

……千萬請各位特別原諒，特別包含……現在，我這裏……有……有……（從衣袋裏把支票簿和自來水筆拿出來）……一點……小意思（邊說邊開支票）……這回實在有勞各位了……祇好算是一點酒錢……（恭恭敬敬地把撕下來的一張支票送給探長跟前）

探

（伸手接支票，高聲地念）「……法幣三千元整……」嘿，這筆酒錢倒算不小

啦！兩位弟兄（諷刺的笑）這三千元法幣就由我們當場把它分了吧（把支票撕成三片）噫，你一千（給甲）你也一千（給乙）還剩下一千，就留給我自己！可是我得用腳把它踩牢，（把紙片丟在腳下，用力踐踏）防它飛了（向趙）——趙先生！你看，我們已經領了你的賞錢！請你吩咐吧，你究竟要我們替你老人家幹什麼，有話快講罷（非常狼狽，更謙卑而頻繁地對他們打拱作揖）我……也是……上了……人家……的……當……千萬請……你們……原諒……

趙

探 算了，趙先生，請你不要做夢了！我看，你自己倒真的認錯了人呢！告訴你吧，（態度



忽然變得異常嚴厲語勢也特別加重）×人雖然可以用錢買了這條狗，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決不是可以用臭錢收買的，你自己去看看，此刻街上被炸毀了多少房屋，被炸死了多少同胞，這筆血債，最先就得用你們這批漢奸的血來抵償！（向警察甲乙）弟兄們把他帶走！

母（直到此刻為止，她也跟其他在場的人一樣，祇是很詫異，很留心的聽着，看着；但她對於目前的一切，總多少還有點不明白）不要忙，諸位先生們：我想請問諸位一聲：他究竟犯了什麼王法？

警甲 老太太，他是漢奸啦！

警乙 不止是漢奸，並且是漢奸的頭子，天字第一號的賣國賊哩！

母 可是，憑良心說話，他也算是一個很有面子的人啦，怎麼會幹出這種犯法的事情來？  
探 哈哈！老太太，也許正因為他是個有面子的人，這才××人看上了他，他也才會拿××人的錢，預先收買好流氓地痞，替××飛機放信號，不過，現在我們總算把他們的

總機關破獲了……剛才我們本來可以在另一個地方捉到他的，可是他却逃到這兒來了——

母 啊呀！他居然會幹出這種簡直不是人幹的事情來嗎？

警甲 哼！要不是他們幫忙，××人的炸彈那能投得這麼準呢！——老太太，好在我們素來就曉得你們是正派人家；不然的話，他走到這裏來，連你們也不免有嫌疑哩！

母 可不是！——啊！一個人生在世界上，什麼事情不好幹？偏要幹這種替××鬼子害自家人的，傷天害理，絕子絕孫的事情！（指着趙切齒）虧你還有臉孔跑到我們這裏來，虧你還要想——

春 （連忙拉住她，不讓她說下去）媽，你也不要說了，讓這幾位弟兄趕快把他帶走吧！  
探 （點頭）對，讓我們趕快把他帶到局裏去吧！（向她們）對不起，驚擾了！（警察甲、乙挾持趙下，探長跟在後面）（舞臺上沉寂了半晌。）

母 （豫在自語般地）唉！真是「人心難測水難量」！平日誰敢斷定他會幹那種不要臉

孔的醜事？我還沒有告訴你們：他剛才還來我這裏，說了許多入情入理的話哩！真是

……

少的確，真有點使人想不到他已有錢，又有勢，何必再去營漢奸，營賣國賊呢？「做了皇帝又想做神仙，」真是「人心無厭足」

春你不要弄錯了，嫂嫂正因為他做了漢奸，營了賣國賊，所以才會有錢又有勢啦！其實，這也不能說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外邊早就有人說他的壞話，還說他的鋪子專門賣××貨哩！

少哦，妹妹，幸而沒有答應他，沒有上他的當，要不然……

春可不是要，不是——

母（坐在一張椅子上，用手支撐着頭額，感傷地）不要說了，千不好萬不好都是我這老糊塗不好，春英！世界大變，人心也變了，變得很快，很厲害，變得我們這般老糊塗，再也看不清，認不到了！你們不要再提了，我真傷心（深深地嘆息）

(解除警報聲)

春 (高興) 好了，你們聽，解除警報了，敵機已經走了。媽，讓我們去找找秋妹吧！

母 飛機已經走了嗎？阿彌陀佛！——好，你快去！可是要小心呀！

少 是的，此刻街上的秩序一定很不好，我陪你一道去吧！

春 (搖頭) 用不着！——我曉得(急下)

母 我真擔心該不至於有什麼意外吧？唉！兒子已經戰死了，祇剩下這兩個女兒，萬一秋

英——

少 一定不會有什麼事情的，媽，你千萬不要擔心！

母 但願沒事才好菩薩……——(自語) 哼！菩薩其實到了現在，連我也不敢相信菩薩

真正有靈了！春英的話也不錯？要是菩薩真正有靈，我的兒子爲什麼會死呢！難道我

整天燒香求拜，還不算誠心嗎……

(春英和麗蓮抬着被炸重傷，奄奄一息的秋英上。傷者滿臉都是血，衣服上也沾了

不少血跡，頭部已用白布草率地包紮着。一抬進母媳二人就馬上圍攏來。

母

（撫摸着她臉上的創痕）秋英我的心肝肉呀！你果然炸傷了嗎？……該死的××鬼子……（痛哭）

少

（悲傷，流淚）啊！真是……

（舞臺全給悲嘆和哭泣所佔據。半嚮，春英才發言。）

春

（撫慰母親）媽，你忍耐點吧！秋妹的傷很重，恐怕……你看，她的嘴唇皮老是在動，好像想着說話。媽，你忍耐點吧，讓我來問問她。（向秋英，高聲地）秋妹，你有什麼話？你已經回到家裏來了！你看（指母）這是媽（指媳）還是嫂嫂（指自己）我是春英，你的姐姐！

秋

（睜開眼睛，無力地把在場的人巡視了一回，悲壯地）……大家……要……打倒

……××……強……盜……媽……你要讓……姐姐……到……到……到前綫

……去……（旋即作最後掙扎，死去）

(春英拿一塊白布蓋在死者臉上。大家都低頭，流淚，悲傷，嘆息。母撫着屍大哭。)

母 秋英，我的小心肝，你死得好慘啊！……××強盜，你們剛在前綫殺死了我的兒子，而今又在後方炸死了我的女兒！……我三個兒女，已經死了兩個了！……

(春英極力勸慰母親；同時，少奶就把麗蓮拉在舞臺前面低聲談話。)

少 葉小姐，秋英不是上你家去嗎？她在什麼地方被炸的？在你家裏呢？還是——

麗 (搖頭)不在街上。她剛到我家，警報就發出來了，我留住她，要她在警報解除後再回家——

少 那麼，爲什麼又會在街上被炸呢？

麗 不要忙，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不過，後來，敵機投彈後，就有朋友來邀我上街去參加臨時救護工作，秋英一定要回去……我們經過西大街一間小學校門前，只見滿街都是小學生亂跑亂叫，敵機就在上空低飛投彈，開槍掃射，我們想救護也無從下手，可是秋英太勇敢了，不顧一切的搶上前去……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她受了

傷……唉！秋英真叫人敬佩！可惜犧牲了……（拭淚）

少（含淚）哦，原來如此！葉小姐，我們家裏真不幸——你大概還不曉得吧，她們大哥在前綫戰死了，剛才接到電報……（悲泣）

麗（異常震驚地）啊！竟有這樣的事情嗎？真的麼……唉！伯母受的刺激實在太大了，我得勸勸她老人家……

少不錯，你勸勸她——真沒有想到，在幾個鐘頭之內，我們家……（哭，不能說下去）

麗（跑近母親跟前）伯母，保重身體要緊！大哥和秋英雖然不幸死了，可是無數萬的，還沒有死的中國人，一定會替他們報仇！血債須得用血償還，他們的血決不是白流的！

母（忽然把低垂的頭抬了起來，注視着麗蓮，興奮地）報仇報仇對啦，我們一定要替他們復仇——可是，麗蓮，我剛才太對不起你了！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這老糊塗竟會糊塗到這種樣子——

麗沒有什麼，大家不是外人，請你不必客氣……

母 不是客氣，麗蓮的確，我是太糊塗了！你們是對的，麗蓮讓春英跟你們一同去吧！我不反對你們了！去吧！麗蓮！去吧！春英……給哥哥，給妹妹，報仇！

春 媽！上半天，我對你說決定不去，原是騙媽的——可是現在，我却奮勇有點躊躇了！哥

哥剛剛在前綫陣亡，妹妹又炸死了，在這種情形下面——

母 春英，我曉得你的意思，不用說還有你嫂嫂招扶我，就是沒有你嫂嫂，我一個人，也還

怕什麼呢！媽雖則老了，身體還結實！再說，如果××飛機再來，有你在跟前，又有什麼

用處……

少 春妹，不用擔心，儘管去吧！家裏的事情有我——幾個鐘頭以前，我還以為我們這裏

不會有××飛機來，而且，就是來了，也不見得自己家裏的人便會遭殃……可是，現

在，我明白了，如果不把××強盜趕出去，不管前綫也好，後方也好，終究找不出什麼

安全的地方來的！

麗 可是，我的一切都準備好了，預定今天下午四點鐘集合出發；現在（看手錶）已經三



點鐘了！

母 (坦然地) 那有什麼關係呢？你們馬上出發就好啦！

春 (俯首沉思了一回，然後決心地) 媽，那麼我就走了！媽，你在家保重，嫂嫂，你也保重，

姪生，招扶，媽！

麗 我們祇好馬上就走！伯母和嫂嫂保重！

母 好的，你們去吧！可是，春英，行李呢？

春 媽，昨天晚上我已經收拾好，背着你老人家，送到麗蓮姐家裏去了。(正要去時，忽然又

跑回到秋英屍旁，揭開白布，注視了一回，然後乃吻死者的頭額，悲壯地) 妹妹，你安心地長眠吧！媽已經爲你所希望一般，讓我們到前綫去了！至於你的死，也跟全國各地無數萬的被難同胞的死一樣，越發加強了全國民衆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和抗戰到底的決心。(回頭向母親，嫂嫂深深地鞠躬，拭淚) 媽，嫂嫂，我們去了！(和麗蓮同下)

母

(目送着她們的背影，淚水滿面) 好去吧！去爲你哥哥報仇！去爲你妹妹復仇！去幫助，鼓勵我們的軍隊，殺盡××強盜，爲大家復仇！(幕徐落)

一九三八，三月初，八月改作。

# 教訓

姜桂農

人物：

樊燕——一個幼稚園的女教師。

樊光震——她的堂兄。

陳迺龍——一個遊手好閒的浪子。

阿榮——校役。

時間：一個春天的下午。

地點：某都會的一角。

佈景：女學校裏的一間會客室，佈置得相當精緻。門在左後方，略前有一張小圓桌和四張椅子。右壁有窗，窗下斜放着兩張小沙發和一個茶几。台的後方是一張

楮色長藤椅。牆上掛着幾面緞旗和鏡架，隱約可以看出是些體育和演說的優勝錦標。

（開幕時屋子裏沒有人）

阿榮的聲音（在門口）先生請這屋裏坐一會……這兒，這兒（他一壁引着樊光震進來）

（阿榮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校役，人很忠厚老實，因此帶些傻樣。愛說話，可是多說了或是說急了的時候就會口吃。）

（樊光震戴着一付寬邊眼鏡，身材胖胖的，穿一件古銅色的緞夾袍，走起路來搖搖擺擺。他年紀不過四十多一些，但很愛模擬老人狀態，好像那樣才顯得自己莊嚴。）

阿榮 先生，您請坐一會，樊小姐還有七八分鐘就下課了。

樊光震 唔，好罷。（坐在右方一張沙發上。）

榮（灣灣身子）先生您貴姓哪？

震 樊（一壁仰頭看牆上掛的東西）

榮 啊，樊先生，是這兒樊小姐的——

震 （略顯不耐煩）我們是兄妹。

榮 （似乎恍然大悟）哦，怪道呢，我說剛才聽見樊先生就覺得臉熟，真的，樊小姐長……

長得跟您一個模……模樣兒。

震 （有點好笑）我們祇是堂房兄妹。

榮 （略覺不好意思，搔搔頭）噢，是堂的倒……倒長得相像（雖然口吃仍不肯放棄

話頭）這兒學校裏同……同姓的小姐們可有的是，我老覺得她……她們都有那

麼點兒相像。我……我總相信「五百年前同一家」那句古話。記得我們東……東

鄉有一家……

震 （發覺這僕人太愛說話）快下課了罷？你等樊小姐出了課堂立刻就請他到這兒來罷。

榮 是，是——不過還有好幾分鐘呢……再說樊小姐下了課總不能馬上就離開課

堂的那班幼稚園的孩……孩子們把……把她看成大姊妹似的，老愛圍着她玩。樊小姐對……對他們可也真好，總是領着她們唱呀跳……跳的。

震 她是教幼稚園的嗎？

榮 (有點奇怪) 樊先生您不知道嗎？這裏整個中學小學那麼三四十位教……教員，我看就……就祇有教幼稚園的這位樊小姐頂能幹，做……做事一點不含糊，這裏劉校長也就愛她這份勁兒——啊，恐怕您也只知道罷上回這兒開恩……恩勞傷兵的遊藝會，有演戲，樊小姐反……反串一個管賬先生說話真夠味，差……差點兒把人家腸子都笑斷啦。(說得有味了，漸漸拍手劃圈) 這……這位樊小姐真會演戲，做……做什麼像，什麼有……有一回……

震 (不耐煩) 你在這裏嘗差有多久了？

榮 (連忙規規矩矩) 不瞞樊先生說，我在這學校裏已經十四個年頭了，看……看着一

批批的孩子們進來，到畢業出去的時候都一個個長……長成了那些小姐們也……也都有良心，難得回到母校來的時候，總……總問我「阿榮我好哇？」真的，這所學校辦創……不……不過十八年，除……除了廚房裏燒火的老程之外……就靠我呆得頂久啦！就是現在的劉校長，我……我也親眼看她踏進校門的，不用提旁人咯……（忽然想起了甚麼事，急得用手在自己腦袋上敲一下）哎喲，真……真該死，又忘了！（趕快拱身問樊）樊先生，您……您說是樊小姐的堂……堂兄，您有名……名片嗎？

震（不很明白）是要我的名片！

榮（陪笑）對啦！（遠處傳來鐘聲，樊光震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皮夾來拿名片）您……

您不知道，樊小姐一向見客就要先……先看名片，不合式的總擋駕。實在呢，近來外邊來……來找樊小姐的人可真多。每……每天有好幾起，有一個姓……姓……

震（怕也又滔滔不絕，連忙將名片遞給他）剛才的鐘聲是下課了罷？請你快去找她來

罷！

榮（接過名片）是，是。您別着急。幼……幼稚園就在左邊，不……不遠。我這就去。（一手擎起名片，傻頭傻腦地下）（樊光震從口袋裏摸出一盒烟捲，燃了一支吸着，一面慢慢地踱着方步，有時候停在窗前看看外面的景緻。約摸過了兩分鐘。門外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樊燕在門邊出現了。她穿一件藍布旗袍，很樸素，可剪裁得很時髦。她大約有二十三、四歲，活潑中帶些安詳，豪爽中略顯頑皮。這時候，她夾着兩本琴譜，笑嘻嘻地走進來。）

燕 果然是大哥來了！我還對着樊光震的名片發了一會默呢！

震 燕妹忘了我嗎？

燕 並不是。我祇覺得這個名字陌生。（打量他的上下）其實——不但是名字不熟習，就是大哥的樣子也似乎有點不同了。

震 你也好像變了。



燕 你是說我長大了嗎？

震 唔——六年來，總有些改變。

燕 可是我沒準備你會變成一個紳士。（將琴譜放在圓桌上，走到右方靠台邊的沙發

旁坐下，指着另外一張沙發）大哥，你請坐呀！

震 唔，好罷。（坐下來，仍繼續吸煙。）

燕 （望着他，略頓一頓）你猜我想對你說甚麼？

震 （向空中吐煙）問我今天怎麼會來看你的。

燕 不對。要是旁人，爲了一位六年以來沒有給過她一封信的，哥哥忽然光降，也許會賭

氣說「啊，今天甚麼好風把我給吹來啦！」——可是，我知道我不會那麼傻做。

震 （微笑）那麼我倒要領教我這份聰明。

燕 喲，不敢當。即使我有一點點聰明，今天在大哥我面前也未免小巫見大巫啦——真的，我剛才想對我說的，祇是一件很小的事，不過也是一點建議：我覺得吸煙捲不夠

神氣，像我這樣的人應該用一個烟斗（裝起姿勢來）嚕，這樣子，你瞧，不是更像一個有財有勢的闊紳士嗎？

怎麼，燕妹，你現在反而孩子氣了。

震  
原來你今天是打算來看一個老太婆的呢。

不是這麼說法。你想，我們六年不見了，剛會面你也不問問祖母身體怎樣，家裏大小都好不好，或者——或者問問我今天爲什麼老遠從家鄉特地來找你。這些事你一句不問，反而開起玩笑來了，你個不是……

燕  
我也正在這麼想呢，我們六年沒會面了，你現在特地來看我，可是也不儘先告訴我

祖母身體好不好，大嫂子她們怎麼樣，却坐着自在在地抽起烟來了。至於說——

你今天爲什麼來找我，那更應該你告訴我啦，爲什麼要我先問呢？難道說你今天來的目的倒是專來候我審問的嗎？（樊光震想發脾氣，將烟頭扔入茶几上烟缸內）那簡直是笑話了，不是嗎？

震 我先問你，你爲什麼六年不回家並且連一點消息都不寄回去？

燕 你爲什麼直到六年後的現在才來問我？

震 可是你是在外邊的人，你既然沒有消息回家，我們也無從寄信給你了。

燕（冷笑）哼，我雖然整天跟孩子們在一起，可是究竟還有成人的知識。

震 這是什麼話？

燕 你明白爲什麼一定要我說一遍呢？——我半工半讀地在師範裏念書那幾年和

大嫂子的妹妹是很接近的同學，現在我在這裏教書。她也一直都和我通信。即便她

不一五一十告訴大嫂子，難道你們這樣關心我的人都不會問起她一聲嗎？——不

過，我奇怪你今天又怎麼能找到我這兒來呢？

震（擺出大哥的尊嚴，突然站起來）現在不談這個。我問你，你能不能立刻離開此地？

燕 上那兒去？

震 回家。

燕 家裏出了什麼事嗎？你要我請幾天假？

震 辭掉這裏的職務。

燕 (始終鎮靜) 爲甚麼？

震 因爲我不要你在這裏。

燕 敢問你的理由。

震 理由很簡單，像我們這種人家，用不着一個女孩子出來掙錢。

燕 你的意思是說，在外面做事的女人都是很窮的。

震 (不置答) 並且，媽媽臨終時曾將你托付給我。

燕 所以我媽一死，你就六年沒理睬我。

震 那不能怪我。(說得頭頭是道地) 當年二叔過世之後，因爲祇有你一個女兒，所以把我立了嗣。承蒙媽媽一向看待我像親兒子一樣。她老人家六年前病重的時候，還親口吩咐我和你大嫂子替你找個好婆家，在二叔的遺產裏撥五千元做你的粧奩費。

燕 (像要說話)

震 (搶着說) 你聽我說。當時媽媽去世之後，我一切都依禮而行，喪葬殯儀都十分隆重，族裏人誰不誇我有良心？

燕 (微笑着，側了頭對他頑皮地翹翹大姆指)

震 (裝着沒看見) 後來我想起了你的終身大事，却巧汪世伯托人來替他家第三個少爺提親，汪家是望族，跟我們家「門當戶對」。不料你一定不肯，還整天哭着要出來念書，其實我也並不是不答應你……

燕 (插嘴) 那麼我的哭真是多餘啦！

震 (不理她) 不過爲了族裏那幾位長者不主張女家子出來亂跑，如果我讓你出來，人家反而以爲我不要你在家了。

燕 (故意) 我知道你喜歡我在家的，所以我出來了六年，你纔來叫我回去。

震 話不能這麼說。——你這孩子怎麼變頑皮了？

燕 也許是你自己變得尊嚴了。——不過，也難怪。住在那樣陰森森的黑大門裏，整天看見的祇是幾張孔夫子面孔，聽見的祇是仁義道德。自然咯，你就該帶點兒莊嚴，對不對？

震 (不耐煩) 少說一點廢話。快去收拾東西，立刻跟我回家。

燕 理由祇是你要我回去？

震 我已經說過，你們女子在家不愁吃不愁穿，何必要出來做事？

燕 那麼你們男子出來做事完全是爲了錢？

震 (祇做沒聽見) 况且你有五千元現成的粧奩費，嫁一個好婆家，不是一生享用不盡了嗎？

燕 五千元——六年後還是五千元！大哥你是頂會盤算利息的，我記得好像——啊，說說不要緊罷——好像用百分之一的月息複利計算，六年的本利和却好等於本錢的一倍……

震 (急於相辯)

燕 你別着急，大哥，我說着玩玩罷了。——哦，我忘了，你是不會着急的，你現在是富翁啦！當年我媽交給你的產業總有六七萬罷，現在少說些也該有十多萬囉，自然你不會爲了區區幾千塊錢着急，是不是？

震 (坐下來，慢慢地說) 燕妹，我正想跟你談談家裏的情況。這幾年來市面不好，雖然家鄉還不會淪爲戰區，可是多少是受影響的。各處存款祇有減少，不能增多。田裏收成又不好，總不能收到滿租。那能談得到富？

燕 我並不想問你要錢，你何必這樣告訴我？

震 這是實話，現在家裏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燕 所以我在外而自己掙錢養活自己，不是很好嗎？

震 (正色) 但是財產雖然減少，名譽門第可仍舊得保持。

燕 這是甚麼意思？

震 我是說我們家裏世代清白，在家鄉算得了大族，決不能讓一個姑娘在外邊胡鬧。

燕 請你解釋「胡鬧」這兩個字。

震 你是聰明人，一定知道我爲什麼這樣說。

燕 我完全不明白。

震 好罷，那麼我問你，你這兩年來幹的種種事情，自己覺得對得住祖宗嗎？

燕（第一次用正經的態度說話）大哥，請你說話不要含糊。我沒有做過任何辱沒門楣的事情。

震（諷刺地）是嗎？那麼你一定覺得做文明戲是一件榮宗耀祖的事業咯！

燕 哦，你說的是演話劇嗎？我並不想靠着演劇來出風頭，所以談不上「榮宗耀祖」。不過在這個抗戰時期，我們不能效命疆場，在後方做一些教育青年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我再在課外抽出一點時間來參加一兩個劇團，做些宣傳的工作。我的性情是愛好這方面的藝術的，現在能收一點實效，我還正以爲很值得，這也不能算大逆不



道罷？

震（氣憤地）哼，不想出風頭！你知道家鄉的報紙上登載得滿城風雨了嗎？我有一天在茶館裏買了兩張小報，偏巧那上面就清清楚楚地登着你的真名實姓。

燕 演話劇不是壞事，我何必改名換姓？

震（瞪她一眼）當時我氣得不知怎麼好，在一起的朋友們還互相做鬼臉，你想想——

（幾乎氣得說不下去）還有，還有你的小姪子在學校裏也受過人家的氣，孩子們看見他老遠地就嚷「看那，樊彬的姑娘是做文明戲的戲子啊！」還是好些難聽的話，我都不忍說。你看看，這種還不是敗壞門風的事嗎？（憤憤地站起來，背着兩手踱來踱去，一壁搖頭嘆氣。）

燕（靜靜地，近乎自言自語）這就是中國話劇還沒有完全成功的證明也，就是我們更加努力的原因。稍微偏僻一點的城市裏就沒有好好的話劇團體，更不必提鄉下了，因此一般人常會對戲劇起一種誤解。其實戲劇本身就是一種文學，一種藝術，也

是一種改革社會的工具，在外國……

震 (站定在她面前)好了，好了，我不是來聽你的教訓的。

燕 我沒有一點點教訓你的意思。

震 (氣憤憤地不作聲)

燕 自然咯！我並不怪你生氣，你有你生氣的理由。這——(略皺一下眉)這祇能怪社會太頑固，也可以說，怪我們的努力不夠。

震 得了，你再努力下去，你樊燕這個芳名怕要傳遍天下了。

燕 大哥，你不能把一件事業的成功和一個人的成名混為一談。

震 (忍氣)謝謝你的教訓。

燕 (恢復她的輕鬆態度)那兒的話？我跟孩子們說話慣了，也許常會帶點教訓他們的口氣，你得原諒我。

震 我不是真跟你玩客套！(重新坐下)設法向校長上個辭呈罷！

燕 因為我家裏有着五千元粧奩費，對不對？

震 廢話！（口氣忽轉軟）真的，燕妹，你從小就不固執，你今天就跟我回去，如果實在來不

及的話，我可以住在旅館裏等你一天，明天早車回家。

燕 （仰起臉來望着他）我不相信我不固執。

震 （沒有話說）

燕 要是我不憑着這點固執性子，六年前我怎麼會獨自離開了家？要不是這性情，又怎

麼能在外面自己掙錢念書，始終不問你要一個子兒呢？

震 你那時候的舉動本來是不對的，我們並不會虧待你。

燕 但是你忘了，你不肯供給我求學，你忘了你們夫婦倆整天逼着我答應汪家的婚事。

起先祇是軟勸，後來索性想硬幹，我這纔決定走出那可怕的——

震 （打斷她）請你不要再說了。

燕 你的意思是應該讓你說。

震 (略隔一會)你總該知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古訓。

燕 是不是那個有錢的汪家又來提親了?

震 不一定是汪家。——不過你總不能一生都這樣。

燕 我沒有說我一生都這樣。我還要不斷地前進。

震 可是你已到了結婚的年齡了。

燕 (頓一頓)大哥,現行法律上沒有規定已嫁的女兒不能分財產罷?

震 你——你是什麼意思?

燕 (淡淡地)沒有什麼。我祇覺得大哥你不用操這份心,因為我嫁不嫁並不能影響我承受財產的權利。

震 (吃驚)甚麼?你承受財產誰的財產?

燕 (不動聲色)自然是我自己的爸媽的。

震 這——這是什麼話?你忘了二叔臨終時已經立了我做嗣子,你是個女孩子,那有資

格承受任何權利。

燕 (始終泰然) 法律使我有資格。

震 (發牢騷) 法律? 可是我們也有家規! 先齊家然後纔能治國, 所以家規重於國法!

燕 領教! 領教!

震 無論如何, 我們樊氏門中沒有女子承繼祖絡的規矩。何況當年二叔親口吩咐立我爲子, 族裏人誰不承認?

燕 (凝眸望着空中, 似乎出認地回想以前, 慢慢地說) ……一個垂死的病人……祇騰了一口氣……圍着他的是一羣沒有眼淚的臉, 逼着他答應人家早已擬好的繼承辦法……他們看不見可憐的病人, 他們祇看見白花花銀子的。 (樊光震站起來, 打斷她的話, 可是又坐了下去。) ……是的, 爸是忠厚人, 他愛他的女兒, 但又怕那些責備的眼光, 和……和你跟大嫂子的兩片舌頭……

震 (忍無可忍) 你這——這簡直——(自然地用手在鼻子底下撫摸)

燕 (忽然又變得頑皮地) 我說大哥, 你是該留點兒鬍鬚子了 (做姿勢) 瞧, 這樣子摸起來, 夠多麼尊嚴?

震 (無可奈何地放下手來) 咳, 你真是孩子, 說話——

燕 不中聽, 對不對?

震 (一時沒話說, 又想做一個摸鬍子的姿勢, 可是忽然想起剛才的事, 連忙將舉一半的手放下)

燕 (忍住笑) 說實話, 我倒有點惦念着兩個姪女, 她們都長大了罷?

震 (不經意地) 唔, 大了。跟你差不多……

(忽然門外有兩個人的腳步聲)

陳迺龍 (在門外) ……既然樊小姐就在會客室裏, 那就不必要名片了, 我自己進去。(說着走了進來, 手裏夾着一個很好看的紙匣。進門放在圓桌上, 他穿着一身漂亮的西服, 頭髮掠得螞蟻都爬不上, 舉止輕浮, 說話信口開河, 是一個十足的沙爺流氓。)

阿榮（着急地想攔住他）不——不……我先……（可是陳迺龍已恭恭敬敬地走過來，樊光震不知就裏，連忙站起來，樊燕也陪着站起來。）

陳（趨前和樊握手）樊小姐，好久不見啦！

榮（搶上前，小心翼翼地）樊小姐，您……您別怪我大……大意，是這位先生要……要進來的。（聲音略放低，但明明大家都聽見）他……他就是每天送一盒東西來的人，平……平常您不……不見他，他也祇好留下東西走……走了，偏……偏巧今天……

燕（知道他又要傻話說不完，揮手）知道了，去罷！

榮是是（慢慢地出去，但仍不放心的回頭看看）

陳樊小姐近來貴忙得緊？

燕不見得。——我給你們介紹，（向樊）這是陳先生，（向陳）這是家兄。

陳（灣腰曲背）久仰，久仰！

震 (擺起紳士架子,略拱拱手)陳先生請坐。

(陳在圓桌邊拉出一張椅子坐下,其餘二人仍坐原位。)

陳 樊先生是探望令妹來了。

震 唔,是的!

陳 今天剛到?

震 對了!

陳 (立刻高興地)那麼今晚由小弟接風,在大光明西餐館,樊小姐一起去。

震 不敢,不敢!

燕 (微笑不語。)

震 陳先生在那裏得意?

陳 (連忙整一下領帶)小弟在華民銀行供職,家父是那邊的總經理。小弟素性愛好劇

曲,現任A、B、C劇團導演,和螻螂歌舞團顧問。



震 (故意地) 失敬, 失敬!

陳 (得意, 欠身) 豈敢, 豈敢?

燕 (忍不住笑出聲來) 得啦, 客套得儘夠事! (向陳) 陳先生, 今天光降, 有什麼貴幹麼?

陳 (一時找不着事由, 用手搔搔頭頸) 噢, 我沒有什麼特——哦, 對了, 我是來問問樊小姐你們排演的威尼斯商人, 現在該已經全部純熟了罷?

燕 多謝你關心, 已經差不多了。月底的慰勞會裏大概可以演出了。

陳 (向樊光震) 樊先生, 你一定知道令妹在演劇方面的成功罷? 真是, 看過她的人沒有一個不贊美她。

(樊光震不屑地哼了一聲。)

燕 所以你也誇我, 是不是?

陳 哎喲, 天地良心, 我早就贊美你的。第一次我看你演戲, 你剛走出台來, 我一看就差點



歌

兒喝起彩來。

燕 (冷笑) 那麼你是看人，不是看戲。

陳 那兒呢？我對於樊小姐演的戲沒有一齣不是預先讀過幾遍的。不知道你還記得不記得，有一次你們下鄉去宣傳，我也却巧有事在那邊工作，你在台上不知怎麼無意中將手絹掉在地上，我當時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替你拾起來，急得什麼似的。

燕 (冷冷地) 那真是勞駕得很！

陳 (樊光震踢力裝做在貴鑿壁上掛的東西，其實他們的話他早已聽得清清楚楚。)

(很得意) 還有一回，是去年罷，你演回春之曲，啊，那一段梅娘曲真是我的耳邊迴繞了三日三夜。

燕 (含笑) 那個真對不住了，累你七十二個鐘頭不能睡眠！

陳 (知道她譏笑自己，同時覺得冷落了樊光震) 呵，樊先生也許沒料到令妹演劇的藝術竟這樣奇妙罷？

震（無可奈何地）唔——

陳 其實樊小姐不但表演出神入化，就是口才也真是不可多得的。有一次我們在一個戲劇座談會裏遇到，樊小姐的言論，沒有一句不讓人佩服。……就是平常對我們這一班朋友也總是有說有笑，從來不……

燕（打斷他的話）對不住，陳先生，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我今天祇是第二次會見你。第一次就是在那個座談會裏。

陳（略覺難為情）哦，是的，不錯。樊小姐好記性！

燕 但是請你不要對着一個不很熟悉的女子過分稱贊。

陳（嬉皮笑臉地）多謝樊小姐教訓。

燕（微微一笑）我不喜歡教訓人（說着站起身來，帶着笑容）我想進去一會，請你們在這裏等一等。（不等他們回答，她已走到桌邊拿起琴譜，走到門口時回頭說）對不住，得復！

震 (有點着急,站起來) 燕妹,我跟你說,你得……(她早已出去了)

陳 樊先生請坐罷,她大概進去有點事。她不是讓我們在這裏候一會嗎?一定就要出來的。

震 (祇好又坐下)

陳 (自鳴得意地看一下手錶) 已經差不多五點鐘了。回頭我準定給樊先生洗塵。哦! (用手在腿上一拍) 對了她一定是去換衣服去了,密斯——姑娘——小姐們總愛打扮一下。(自言自語) 其實又何必呢!像她那樣,真是「淡粧濃抹總相宜」……

震 (看他做夢似地,覺得好笑,但是因為想起他說的是自己的妹子,又不免有點生氣,祇好裝做沒聽見。) 第一次會面就是陳先生破費,是萬不敢當的,我看還是免了罷!

陳 (雙手亂搖) 不,不成。那不成。我們說好了,算數。令妹已經準備同去了呢!

震 (覺得這人無聊,不想再談下去。從口袋裏摸出烟盒來) 抽支烟?

陳 我有,我這裏有。(也掏出烟來) 三五字,我就歡喜這個,味道清淡,不燒喉嚨。

(兩人各自燃上一支烟，吸起來，略靜片刻)

陳 (忽然回頭看見自己放在桌上那個紙盒) 呀，剛才忘了給她，這一瓶最新式的『So-ir de Paris』她一定喜歡。(自己安慰自己) 不過，等一會送給她也一樣。

震 (仰着頭吸烟，不理他)

陳 樊先生是第一次到這裏？

震 以前來過，但已是十來年前的事了。

陳 噢，那麼現在的市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晚上馬路上的年紅燈就夠瞧的。可是戰事發生以後，電影院，遊藝場裏生意都不興了。儘是些什麼戰事影片，我就……(自己覺得說岔了話) 樊先生常看電影罷？

震 (正經地搖搖頭) 我不愛這些玩意，年輕人喜歡把大好光陰消耗在黑暗的影戲院裏，真不像話！

陳 (隨口地) 是呀，我也覺得沒多大意思。根本現在真正能欣賞藝術的人有幾個？

震 甚麼「藝術」？這是「六藝」的那一藝？大家拿來裝幌子，誰也沒弄清楚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陳 （心裏不以爲然，滿頭得是敷衍的口吻）可不是這年頭哪……

（說到這裏被一陣腳步聲打斷了話頭，大家站起來迎接樊燕，不料走進來的却是阿榮那傻瓜。雙手捧着七八個大大小小的花紙盒，很好看。他走得很慢，好容易走到桌邊，將它們散散落落地放在桌上。當他剛進門時，震、陳二人都呆了一下，陳一眼瞧見這些紙盒，立刻倒退兩步，不自覺地坐在椅上發默。）

榮 （恭恭敬敬地從口袋裏摸出一封信，交給樊光震）樊小姐說……請兩位客人……  
……一同看。

震 （莫名其妙地接下，眼望着陳）這……這……？

陳 （沒力氣，向他揮一揮手）請——請你念一念罷，我——

震 （始終不忘記自己是紳士，皺着眉頭，打開信）字跡很潦草（將眼鏡得下一點，站在

台前，慢聲朗誦：

「你們得原諒我，我不是你們所想像的女人。雖然我不會恪守家規，可是我要服從國法。我有自己的腦子和手，我會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對於不勞而獲的祖先產業，我並不想拿一點點。——可是現在前方的將士和戰區的難民都需要慰勞和救濟，所以我已經寫了信到抗敵後援會去捐一萬塊錢，那就是六年前我的五千元粧奩費，大約不久他們會派人來向你取，請你代我付給他們，勞駕了！」

「至於演戲得不到社會人士的尊崇，那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戲劇界的問題，用不着大哥獨自操心，請你瞧着，我們總有一天讓全中國的人領悟到戲劇的價值。」

「戲劇不會能發展完善，陳先生這種人不能辭咎。自己既不懂文學，又不知藝術，還自命為劇界的要人，亂給女演員捧場，使牠們忘掉演劇的真正意義，——我不能無緣無故地接收你的禮物，這些東西，每天蒙阿榮代為收下，（阿榮這時在後面聽見提到自己的名字，得意地搔搔頭）現在一併歸趙。」

「匆促中寫這麼幾句，沒有別的意思，祇請你們從此毫無牽掛地回府去罷，並且請你們不必以為這又是一番教訓！」

（樊光震讀信時，自有憤懣表情，且不妨中輟一兩次，但不必過火。陳迺龍聽時，亦有相當尷尬的表情。）

震（讀完後慢慢地將拿信的手放下）教訓（冷笑）哼！

陳（軟攤在椅上）（苦笑）呵呵！

榮（站在一旁）（傻笑）哈哈——幕急落——



# 在生死線上掙扎（獨幕劇）

沈偉

時間：嚴寒的冬天晚上。

地點：一間窮陋的臥室內。

人物：汪太太，五十多歲一個執拗的婦人（劇中簡稱汪母）

汪伯明，其子二十七歲。

劉蔓英，二十歲汪伯明的妻子（劇中簡稱女人）

佈景：臥室異常簡陋陰暗。台背正中有一扇窗，從窗中看出去可以見到灰暗的天

空，下着綿綿的細雨，不久漸漸愈下愈急，風雨暴作。窗雖緊閉着，一二陣尖厲的風聲，仍不時從窗隙中鑽進來。在最後，風聲中傳來一陣悽苦沉痛的歌聲。靠窗右邊放一木牀，靠窗左邊有幾只破舊的皮箱重疊着。在台左一門通往屋外，在

台右一門通至內房。靠近左門左邊是一張桌子和一條舊轉椅。靠近右門右邊是一只梳裝台，在梳裝台的左邊放一只衣架掛了幾件舊衣服，幾只破橙四散的放在各處。

劇情：

在一九三七年汪伯明被殘酷的戰事驅逐到這人地生疏的異鄉。他在戰事以前的生活是很優裕的，在某機關裏任事每月也可拿到五六十元的薪水。現在，所有的家產都燬在砲火之下，只帶了老母和妻子二個逃到這無親無眷的地方。他每天到各處奔走求援，想找尋一個職業維持生活，但任你東託西求，所得到的都是人們冷淡的敷衍和譏諷。幾次碰壁的懊喪，使他對於生存在這痛苦環境中的意義也起了懷疑。再加以老母一無體諒做兒子的苦心，使他受着生活的壓迫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他那解決目前一切困難的最後一着——自殺——就泛現上他的腦際了。

幕啓時：

他的女人正獨自坐在牀邊補綴一件破衣，面部很清癯。她看到窗外下着

小雨，面上不覺掠過一陣沉默的悽苦，漸漸低下頭，一聲氣，停着手並不補衣，服好像在思索什麼東西。歇了一會才慢慢地抬頭起來。

女人（自言自語）着下雨。（稍歇）這幾天老是不停地下雨，真把它下得煩死啦！唉……

（重又低下頭慢慢地補綴起來，沒有多久又說）爲什麼還不回來？時間恐怕也不早啦。（站起走向桌前看鐘）十點二十分（沉思）即使沒有辦法借到幾個錢，也得早一點兒回來，明天再說，這幾天身子又不好。（徐徐走回仍坐着補衣）

（汪母從內房帶咳走上）

女人 媽，（站起）時間不早啦，爲什麼還不早一點兒休息休息？

汪母 唉！叫我怎麼睡得着！他還沒有回來嗎？

女人 是的，他還沒有回來，雨下得很大呢！（望望窗坐下）

汪母 現在什麼時候啦？（在梳裝台前坐下）

女人 噢……十點二十分了。

汪母 十點二十分他還不回來。老是在外邊瞎闖，錢又一個都找不到。

女人 ……………

汪母 眞想不到好好的，一個家就沒有多久會變成這樣。有了早餐，就沒有午餐，唉！老是这样下去怎麼辦呢？

女人 媽，您也不要傷心，急壞了身體可不是玩兒的。您瞧瞧，自從您離開家鄉以後，不久已瘦得不像了。

汪母 你們倆總是一點兒都不着急，到了這樣地步，還勸我不要急。你瞧瞧，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去當的呢？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什麼東西都給你們二人嘗完了，還要叫我不要急。眞——

女人 媽，這也不能怪我們的。本來好好的在家鄉，誰又要老遠地跑到這兒來呢？

汪母 (誤會) 誰又要跑到這兒來，難道說我一個人要到這兒來嗎？

女人 媽，不是的，您又聽錯了。我的話，我並不是說你一個人要跑到這兒來呀！

汪母 嗯……

女人 媽，您要喝一點兒熱茶嗎？（說着站起走向桌前倒茶）嚙，又不熱了，天冷得真厲害。

（遞茶與汪母）媽，您喝。冷不冷？

汪母 （啜着）還好，（一陣急雨打在窗上）呵！雨越下越大啦！

女人 （搓搓手）天天下雨，不知道那一天才肯停，真討厭！（走回縫紉）

汪母 （沉默片響）唉！明天如果又沒有啦！怎麼辦呢？

女人 明天，唉……

汪母 伯明，我一點兒都不懂他。天天出去找錢，天天空着手回來，不曉得整天在外邊幹

些什麼？真奇怪！

女人 媽，這也不能單怪他的，在這個年頭到處都是失業的人，只要有一個十二三元錢

的小位子，就有幾百人去搶，你說找事多不容易！

汪母 不容易，別人怎麼辦的？我們右邊的那位王先生不也會失業嗎？現在怎麼找到的？

女人 這，人家有朋友介紹的。伯明要是在老家的話，有這許多朋友替他想法子，找事不見得怎樣費事的。

汪母 在老家（稻歇）也用不到他想法了，我自個兒也能夠找了。

女人 不錯，在老家實在一點兒都沒有問題。

汪母 你現在也知道了，我早就說××人來的時候不必走，你們倆偏要反對我，現在，唉！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家，完了，一切都完了！

女人 媽，不要傷心了，算了吧！等幾天伯明找到了事，一切都有辦法。

汪母 還要等幾天？誰還等得了？只有這幾只空箱子能值多少錢呢？喔！我昨天對你說的話，你可曾對他說過？

女人 說過了！

汪母 他怎麼說，可答應你——

女人 他不肯放我去，他說我們這樣好好人家出去找活做太丟臉！他不願意。並且，他……

……還對我哭了好久！

汪母 哭！不要臉，爲什麼自己不爭一口氣呢？

女人 我對他說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他找到了生意，我就可以回來。可是他一點都不聽，我也不敢多說，怕反引起他傷心。這幾天他身子也不十分好。

（風雨狂作，二人默默望着窗外，各自沉思）

汪母 唉！自己討苦吃！假如直到現在不走的話，怕也不見得就死，現在逃了出來倒要活活的餓死！

女人 媽，時間真不早啦！去睡罷！別生氣啦！天無絕人之路，我們決不會永遠這麼下去的。

汪母 自己找錢又不會，又不肯放女人出去，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怕丟臉，怕丟臉會使

肚子飽嗎？

女人 媽，你耐耐罷！不要這麼生氣，當心氣壞了身體。

汪母 氣壞身體？別管它！這樣的日子誰還想過下去呢！

(突然，左門上喙剝一聲，似乎有人在外面扭着門，但一時沒有推進來)

女人 媽，他回來了。(喜悅地三步作兩步走去開門)

(她走近門去時，門已推開，伯明似乎隨着雨絲被風捲了進來。蒼白瘦削的臉被風吹得發紫，形狀十分狼狽。身上穿的破雨衣已被雨淋得濕透裏面的衣服。進門後沒精打彩地朝汪母看看，也不說一句話)

女人 呵！冷麼？(連忙上前幫着脫下雨衣向衣架上掛好)

(伯明脫去雨衣遲滯地走到桌前坐下一聲不響。二肘撐在桌上緊緊地用手捧了頭)

(汪母凝視着窗上的水珠，只當不會知道伯明已回來)

女人 明，(稍歇)拭拭乾罷。(聲音更小)你瞧！頭髮和衣服都濕啦。

(伯明並不理她，祇頭部稍微側動了一下)

女人 (拿了面巾走上下，很小心地擦擦乾罷！頭髮濕着很容易受寒。(搖着他)明，別一



回來就這樣愁眉苦臉的。

伯明 (有所感動, 接了面巾在頭髮上和臉上略微擦了一擦, 交還給她說) 爲什麼還不睡?

女人 還早。(一壁笑一壁在他肩上用面巾輕輕地拭着)

(尖厲的風聲一陣陣從窗外送進來)

女人 媽, 早點兒睡罷! 這麼冷受不起的。

汪母 (仍是望着窗外) 嗯……

女人 (倒了兩杯熱茶給汪母和伯明) 明, 你身體不好也早一點兒睡罷! (突然想起) 喔, 你晚飯吃了沒有?

(他徐徐轉過臉朝她默默地看了一眼, 再朝他母親看看, 並不回答)

女人 你飯沒有吃過吧?

伯明 是的。(點點頭慢慢地站起踱至窗前)

女人（停了一會跟過去）讓我燒一點兒東西給你吃，好麼？

（他默默地搖搖頭）

汪母 這樣大的雨，爲什麼到這時候才回來？

（他裝做不會聽見）

汪母 整天的在外邊兒，錢又找不到半個！你究竟在外邊兒幹些什麼？

伯明（轉過身子朝他母親默默地看了一會，反抗地說）我又不是整天的在外邊兒玩着。

汪母 誰知道你呢？不然爲什麼沒有一個錢帶回來呢？

伯明 找錢可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啊！你說問誰去借？至於找事，現在人浮於事的時候，到

那兒去找？我在找事，人家也在找事，那兒去找呢？

汪母（尖刻地）嘿，反正你自己沒有用！我跟你苦一世好啦！

伯明（很頹喪地）唉……

女人 媽，不要着急，慢慢兒終能找到的。

伯明 我又不是在竭力的找，天天腿都跑斷找不到又有什麼辦法呢？

汪母 (譏諷地) 哼！天天都在找誰聽你的話！你也不想，再這樣下去還了得，什麼東西都被你嘗完啦！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現在我瞧你還可以拿什麼東西去嘗？以前，叫你們不要走，你們偏要走。什麼愛國不愛國，不走又要做什麼亡國奴，在××人手下不能過日子。今天呢？現在快活嗎？連飯都沒有吃(稍歇)走走！走走！什麼東西都拋掉，只帶了這一點兒出來，那兒夠你嘗的呢！不要臉，我叫她出去找活做，你偏怕丟臉。你也怕丟臉嗎？怕丟臉也不要天天拿東西去嘗的了！

伯明 (苦笑) 你天天跟我鬧好了。石子裏榨不出油的。

汪母 什麼(站起)你說什麼？我跟你鬧我要跟你鬧嗎？

伯明 (倔強地) 不是嗎，天天回來就這樣鬧。

汪母 (喘急地) 好好！好好！

女人（走上前去扶持）媽，不要這樣生氣，去睡罷！早一點兒睡罷！

汪母 不，（坐下，女人仍站在她身傍）我要問問他，天天跟他鬧，是爲什麼？你能夠天天找

幾個錢回來，我還會跟你鬧嗎？你要我跟你一塊逃到這兒，你就應當天天給我吃，不準再拿一點兒東西出去當。我說我不走，你偏偏要逼我走，現在，你怎麼養不起我了？女人（溫和地）媽，請您不要這麼說，以前不是兒子在養着您嗎？現在因爲受戰事影響，才變得這樣。這也不能怪他的。

汪母 嘿！不怪他怪誰呢？虧你說得出（沉默片嚮又突然向伯明說）我問你，我叫你妻子

也出去找活做，你爲什麼要反對（稍歇）你說爲什麼老不開口？怕開口要丟掉錢嗎？你又不是啞吧，不會說話！每天不是出去就在家裏發呆，錢沒有話也沒有了！不說話是沒有用的，不吃飯，把口封起來那才有用呢！

（兩照舊下着。伯明依舊呆立在窗前，不是把頭幾乎低得碰着窗沿，就是舉頭呆呆地望着窗外，顯着很痛苦而煩燥的樣子。）

汪母 哼！你簡直一天不如一天，越變越不成樣了！我好好叫你，設法幾個錢，你竟說我和

你天天鬧氣。你配和我鬧氣嗎？你現在可了不得啦，沒有人可以來管束你。向自己的娘都瞧不起！我告訴你，假如你再這樣下去不改，你准沒有好結果的。你算賺過錢，養活我幾年了。你不想想沒有我一天做到晚，你那來進中學進大學唸書？現在一來就說我沒有智識，一來就說我不懂。你懂你懂什麼？你還是懂得賺錢呢，還是懂得做家？

女人 媽，歇歇罷！讓我來把茶換一換。

（她假裝着要拿茶杯，汪母阻止她）

汪母 不要，我不要喝。

女人 時間真不早啦！冷得很厲害，我陪媽去早點睡吧！

汪母 （歎着息）唉！還是早點睡！每天加我氣，瞧他明天怎麼樣？（站起）我瞧你明天怎麼樣！

（伯明把臉慢慢地向外，默默地流下淚，歎息着）

（伯明把臉慢慢地向外，默默地流下淚，歎息着）

女人（右門上）明，不要太傷心，身子要壞的。（撫摸着他的頭髮）早一點兒睡吧！

（淚痕滿面抬起頭朝着她望）

女人 喇明，你不能這麼傷心呀！（抽出手拍代他措拭）讓媽去說好嘍。她老人家這幾天

脾氣很燥，我們也不能過份去當真記在心上的。（稍歇）去睡吧！明，不要糟壞了自己的身體。

（他不會理她，朝窗外望望吁了一口氣走回桌子前坐下。她立在窗邊出神地望着雨。沉默片嚮，空氣異樣的悲慘如死一般的寂靜。雨一陣陣擊在窗上，風尖厲地狂吹。

女人 啊！雨真大極了！（說時裝着快樂走向伯明）明，我去弄一點東西給你吃，好麼？晚飯

不吃一直到現在也該餓了！

伯明 英，我不想吃。（慢吞吞地站起，背靠着桌子）

女人 爲什麼呢？一天到晚急也沒有用，吃總得吃，我們祇有過一天算一天，慢慢兒再說

法。

伯明 過一天算一天。(低聲自語)今天幾號了。(慢聲)一月二十號啦!我整整有四個月沒做事做了!

女人 (伸手翻日歷)哦,一月二十號。

伯明 不是嗎?從去年九月十八號逃出來,到現在整整有四個月另二天了。唉!日子過得真快!

女人 這,也不能過於心急的,祇有各方面懇託設法,慢慢兒地找尋。

伯明 慢慢兒。(稍歇)明天……(彷彿欲言又止的樣子,接着他突然握住她的兩手)英,你給我燒一點兒熱茶吧!(咬牙)好嗎?英!

女人 好,明那麼你坐一會兒,我就去燒。(忽忽下)

伯明 (咬着牙舉起顫抖的手向空中徐徐伸張)英,我要對不起你了。我……(流下淚)不能再活下去了!英,英!(從袋裏掏出二瓶安神藥片)呵!我……我的生命依託在這

……這……東西上了！(使勁地搔頭)媽媽，媽媽！(雙膝微屈，高舉着雙手向着內房)

請你原諒我兒子吧！兒子再不能跟媽在一塊了！(作氣急狀，撞至桌前倒茶)呵！我……

……(氣急地掙扎)我……(回頭望望)好！(緊緊地握着拳，掙扎，不一會，立刻用力使

勁把瓶蓋揭開，兩瓶藥片全部塞進嘴裏，用茶吞下，空瓶丟在抽屜內)英，英……(氣

愈急)我就要死啦！(突然頹喪地倒在椅子裏，手緊緊地痛苦地捧住頭，伏在桌上)

女人 (稍歇片響提了一壺水上)明，茶燒好了。(沖茶)

(他不理他)

女人 (茶沖畢)明，你怎麼？(微微搖他)喝茶吧。

(慢慢抬起淚痕滿面的臉)

女人 嗚明，你爲什麼又要這樣傷心？(替他拭去淚痕)

伯明 (立起)唉……英，我恨，我恨我自己的胆太小了。我當初不應離開家的。(咬牙)我

應該一人留在家裏，等它們來把我打死！



女人 (不解) 啊, 你怎麼說?

伯明 我……不能再活下去了! (向空中高舉雙手) 我再沒有勇氣在這環境裏生存着,

我實在再也受不住這生活的壓迫, 我願我的生命像一支燭, 一支脆弱的燭, 在這暴風雨裏面, 即刻燦滅它這渺小的生命!

女人 (兩手放在他的肩上安慰) 不能, 我們雖然在生活重重壓迫之下, 透不過一點兒氣, 可是, 我們沒有這麼的簡單, 就向生活屈服。明 (微微搖他) 明, 我們還得活下去, (聲音顫抖) 我們還得活下去! 明, 我們要同生活反抗, 我們要統制生活, 我們不要就這麼簡單的, 一點兒意義都沒有, 就那麼對環境屈服。

(他一聲不響, 氣急得很厲害, 汗如雨珠一顆顆從頭上落下)

女人 (焦急地) 明, 你怎麼不舒服嗎?

伯明 (握她的右手) 沒有什麼, 英, 我很好 (氣急)

女人 那麼爲什麼頭上的汗有這許多?

伯明 沒有關係，大概心裏有一點熱才發出來的。

女人 那末喝一些茶，早一點兒睡吧。（拿茶給他）

伯明 不，還早，你先睡吧。（喝茶）

女人 明，請你聽我的話吧！你不要這樣的急，急不會有錢來的。你照這樣的急，一旦急出病，叫我怎麼樣？明，你愛我，你就依我去睡吧！

伯明 （不時氣急）我……我對你不起，我不能依的你話。不過，我是愛你的，我永久是愛你的，就是我死也是不能忘掉你的。我怕，我怕這世界，（握着她的手貼到胸前，女人現出極驚異的樣子）我要死，我願意立刻結束我的生命！英！英！你要原諒我，我要請你原諒我，好嗎？

女人 （聲音顫抖着）呵！你要我原諒你什麼？明！明！（兩手貼在他胸前）你不能，你不能爲了生活的壓迫就厭世。你難道忍心拋棄我着？（嗚咽着）你叫我一個人怎麼辦？明，請你不要這樣想吧！快想這種消極的思想丟開，讓我們再更努力地去奮鬥，掙扎！你要

知道我們的祖國是正在最困苦的一個階段中，她需要她的青年去爲她搏鬥把她從死亡的深淵中挽救起來。明，我們正是青年，我們祖國需要的也正是我們這一輩體強力壯的中國青年，我們應當不應當起來肩負起這偉大的天職？當然是應當的；我們非但沒有站起來爲國犧牲，怎麼還能夠把消極的觀念存在腦裏？明，你說是嗎？我們應當同一切困難搏鬥！

伯明（不時氣急）英，我……也知道我的責任的重大，可是，我沒有力量能夠照我的志願去做。我怕，我害怕這冷酷殘忍的社會；我害怕這勢利惡毒的人們，我再不能受他們這輩守財奴的冷言熱語。我早一點兒離開他們，我就少受一點兒苦，省得我再受那在崩潰路上的社會的折磨。

女人 社會（思索）明，又錯，社會是勢利的，但是，我們不能爲了社會的沒落，一天天走向崩潰的路上，就放棄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應當把它改造，誘導它到正規的路上，這樣好像我們自己種了花果自己享受。否則，我們不去改造，嗚！明！明！（搖他）你怎麼？

怎麼？（她見他毒發，面色突然轉變灰白，神志不清）

伯明（往後倒有些站不住）我……沒有什麼。

女人（扶他）明！你刺激受得太厲害，快到牀上去休息一會兒。

（扶他到牀上躺下後，倒一杯茶給他）

女人 明！你喝點茶，停一停神。

伯明（喝茶）我……

女人 明！你不要說話，你不要說話，你一定神再講。（柔和地慰撫他）

（尖銳的風呼呼地狂吹，雨還是一陣陣清晰地打在窗上。二人沉默着，漸漸從遠處隨着風傳進一陣「松花江上」沉痛悲苦的歌聲。音調淒涼，歌聲起始柔弱，好似來自深壑。從頭起漸漸悠揚響亮至末尾第四行歌聲漸漸轉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由歌聲末尾第二行起開始說話）

（捧起）呵英，這唱的是誰？是我嗎？

女人 不是唱的你。

伯明 不，不是我，是唱的我。我不是從東北逃出來的嗎？我現在不是在外邊流浪嗎？呵！

是我，他們唱的是我英！我的故……鄉……我……的……老家，英！我要……回老

家……去(掙扎着想起床)

女人 明明你定一定神,我定一定神!不要起來!

伯明 英放我,放我!我不能死,我不能死!讓我起來!

女人 (莫明究竟,但又想阻止他)明!你不能,你不能起來!

伯明 明快,快,讓我,讓我起來,我還得活下去啊!我還得活下去啊!明明!(緊握她的手)

人被驚異得莫知所措)我……我……我……我已經服毒啦!但是……但是……

(喘急地)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得活!我得活!

女人 呵明……(退後一步,伸出了兩只手知覺立時麻木)

伯明 (從牀上跳下,高舉着兩手朝門撞去)我……還得活……下……去……啊我……

……要……回……老……家啊……(跌倒)

(衝過去扶起)

女人 呵明你……

——幕急落——

橫 山 鎮 (兩幕劇)

錫 金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八年七月，江南的夏天的下午，非常炎熱。××軍隊得到漢奸的報告和協助，開一中隊來橫山鎮撲滅游擊隊，當到達鎮上時，游擊隊已悄悄的確走了。

地點：——

橫山鎮上的一座叫朱仙廟的殿堂裏，橫山鎮是比近京杭國道線的一個鎮市，江南的平原，原有很多的河道和汶港，而這裏，更緊靠着一帶橫亂的山嶺，



祇有那條二十里外的公路是坦直的，但從公路到鎮上，却又都是古老的崎嶇曲折的小道。當豐田大尉走進殿堂時，他曾繃了一縷眉頭說：「呃，這兒的地形很複雜！」宋麟祥趕緊點頭鞠躬，說：「是，是，很複雜，大人。」

人物：——

豐田大尉——胖胖的，約摸三十多歲，服裝很整齊，神情有些做作，一臉的橫肉中擠出一雙眼睛，還不十分遲鈍。他是很自負而倨傲的士官生，家庭出身也很好；這樣，他要使自己處處都顯得機智和平穩。然而裝做出來的總是有限度的，這在他遇到困難和棘手的時候，便不自覺的把急躁和慌張都現了出來。據他自己過後來解釋，那是軍隊生活太枯燥，還有，則是支那的氣候不大好。

宋麟祥——土豪，快近五十歲了，略略肥胖。十年前是他的黃金時代，他的言語左右着鎮上的法律，沒有人敢撻他的色怒。然而他的氣餒是終於被壓抑了的，那年當縣城裏的陳老太爺被縣黨部的一夥毛頭星氣死了的時候起，大

家都說時勢變了，我們宋大爺也祇好藏起一點鋒芒，準備安分守成下去。這實在不能不教他詛咒這時勢。雖然，一年年下來時勢，又漸漸轉好了，宋大爺還是感覺到這和從前的時勢不同，這時勢仍舊不是宋大爺們的時勢。直到去年冬天××軍隊進了縣城，這才使他抖擻一下精神專誠上了一次城，一進城便被留下了。這次，他回家時又是趾高氣揚的了。他摸摸他花白了的短鬍子，這鬍子原來打算要留長的，現在却又不打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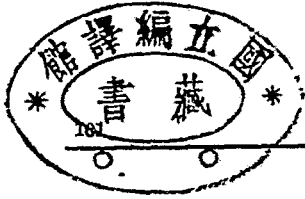
宋海春——宋麟祥的遠房姪子，約二十餘歲，皮膚白淨，笑臉迎人，擅於侍侯和奉迎。原在上海虹口日人洋行中服務，戰啓即由主人介紹至日本軍隊內，這次即是先由他到鎮上來找宋麟祥的。顯然，現在他不在被視為無所謂的小子了，連素來對他頗為嚴厲的麟祥叔也對他非常和氣了，他頗有點得意。

月娥——私娼，十八九歲。姿色尚可人，伶俐愛嬌，惹人喜愛；過度的裝飾，却反弄得很土氣，她好久以來生活在幾間屋子裏，就讓宋麟祥這班大爺們來屋

子裏盤桓盤桓，她知道要好好的侍候大爺們，因為這是於她有好處的。可是宋大爺這次告訴她要她去侍候幾位××的貴人了，她肚裏盤算一下，好像並沒有什麼害怕，她知道自己能夠侍候男人，不是完全沒有把握。

栗原卯之助——約二十七八歲，×軍軍曹。雖僅是一個小角色，却是一個頗為積極的侵略者，在國內時便留心中國情形，前幾年又到過中國的漢口經過商，居留了兩三年，現在在隊伍中要算他是最能幹的支那通了。豐田大尉常有許多事要找他商量一會，他確會解決過一些問題，因為他的自滿，他對戰事比豐田大尉還要樂觀，他看看那出征的「武運長久」的旗幟，他真相信武運是長久的。

宋阿發——二十五歲，游擊隊員，忠厚樸實，原來是宋麟祥的佃戶，攀算起來，却和宋麟祥出於一脈，在族譜上他是宋麟祥的姪孫輩的，然而，在現在是不能提起這些。他的耕地就在橫山嶺的近旁，每年的勞苦恰夠維持了他們簡單



的家口，戰爭的硝煙不久也瀰漫到鎮上了，這一季的收成雖然很好，然而還了租後的穀子在家中攔着不能出糶。他和近段的一些年青的農人勇敢地參加了游擊隊，這次退却時隊長命令近段的人大家回家藏匿起來，不幸他却被捕了。同時還捕了盧金生。

盧金生——三十餘歲，原是鎮上的竹匠，手藝很純熟，人也機靈。平時在鎮上，便是有名的捉狹鬼，然而他的捉狹並不叫人不舒服，所以大家都歡喜他；就是宋麟祥，見了他也是常常有笑臉的。他在游擊隊中也是一名好戰士，他原是在山裏人，熟悉山路，這次隊長留他在鎮上，却是因為他比較機靈好做策應。

李超遠——游擊隊隊長，年約二十七八歲，智識份子。原是軍隊裏的政治工作人員，軍隊撤退，他却留下組織游擊隊。如果說他精明幹練，還不如說他凡事謹慎。一切事他都經過細心的籌劃，故而很少失誤；他一面指揮游擊戰爭，一面也不放鬆游擊隊員的政治教育，故而這游擊隊一天從散漫無規律中漸

漸變堅強起來，龐大起來；這樣，他自然而然的變成了游擊隊的靈魂，他也從實際鬥爭裏學習得堅實起來了。他是樂觀的，但不是泛泛的樂觀者，他帶着隊員們從鬥爭中去證實他的樂觀。

宋孫氏——二十四歲，宋阿發的妻子，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個壯健的農婦。

盧長源——五十餘歲，盧金生的父親，也是一個竹匠。

×兵數人——甲，乙，丙，丁……

背景——

戰前的朱仙廟的香火是非常繁盛的，江南的民間都相信朱仙，也有的地方供奉太陽菩薩，據說太陽菩薩就是朱仙。朱仙的威靈普照在民間，其實他在佛道兩宗都無可考，祇是傳聞有求必應，非常靈驗，於是口碑傳頌，遍及四方，許多人都把孩子過寄給朱仙，以為可以倚仗朱仙的福蔭。少魔少病，過寄給朱仙的孩子每年都要來廟裏燒香，自己不到也得打發個人來還願。再加之遠道有

病來廟祝禱的，四時不絕，所以香火比許多大寺院還要興盛。因為香火興盛，緣故，廟宇便也建造得相當堂皇，間架並不算大，但是裝修是很精緻的。壁上懸掛着許多紅布袋，袋裏面全是朱仙的寄男寄女的生辰八字，所標的名字，則是廟祝給這些小男女取的。正中靠着屏門是一座金漆的神龕，外面的紅綢的帷幔張開得很小，看不出塑像的面貌，如果揭開這帷幔時，可以看見裏面黑洞洞地有一座金身，黑鬚帶冕，是王者的神態，不過平時決沒有人敢去揭看，因為怕觸犯。紅綢的帷幔低垂着，還不止一重，都是善男信女來還的願，龕頂有一塊泥金大匾，鐫著「廣大靈感」四字，這似乎是從什麼觀音殿上套來的句子，可見民間也依賴他來救苦救難了。大匾的下面和兩邊還掛着十七八塊小木匾，有的是白底黑字，有的黑底金字匾，上面還披着綵綉，插着金花，因為匾太多了，後送來的便掛得很擁擠。神龕的兩邊有一付對聯，刻的是：「善惡到頭終須報，禍福無門人自召。」供桌上却顯得清冷，因為戰爭後沒人再來獻供了，錫製的香爐

和燭台還擱在供桌上，壓住一塊繡花的桌披圍，在燭台旁邊還有簽筒，而簽詩的黃紙條則掛在右邊牆上，用一塊藍布墊着。

豐田大尉到鎮上一看便選擇下駐紮。這朱仙廟，因為鎮上的房屋大都破壞，而朱仙廟却是很完整的。廟祝不知躲那兒去了，宋麟祥便另外打發人來收拾一下，所以現在在殿堂裏，還有一張用三張八仙桌拚起來的長台，上面蓋一塊白布，桌邊的椅子，有幾張是有靠背的，有幾張却没有靠背，長台是放在右首的，左首則是一張黃色洋漆的寫字桌，還有一張轉椅，但是不知宋麟祥從那兒找來的了。最觸目的，在神龕上面，用帳竿撐起兩面國旗，上首是白底子當中一塊紅餅的××旗，很新，仔細看還可以看得出褶紋，下首是一面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原先豐田大尉說一定要掛五色旗，宋麟祥原有從前鎮公所的一面他拿回家做了被面，現在趕快拆下來掛起了。兩面旗掛在一起，那做了十年被面的五色旗奄奄地一些精神也沒有，交叉着撐開在那裏，擋住了後面的一些匾

牌。

開幕：

宋麟祥很舒泰地坐在寫字台邊的轉椅上，搖着腿，左顧右盼，看看這殿堂裏還有什麼佈置得不周全，不時地摸摸短鬚向屏門背後望望。月娥坐在長台邊的椅上，呆呆地，不知在想些什麼。殿堂裏的光線本來很暗，如今下午天還未暗，宋麟祥就吩咐把一盞汽油燈點上了，故而殿堂上變成從未有過的光亮。人走過，壁上就映出很黑很深的巨大的黑影來。一會兒宋麟祥又站起身來，在地上踱來踱去，拍拍馬褂上的灰塵。

月娥（望着自己的手指）大爺！

宋麟祥 嚶，嚶，嚶。

月娥 等會××人來了我叫他們什麼呀？

宋麟祥 噢，叫大人，叫大人。



月娥 都叫大人麼？

宋麟祥 噯，不錯，都叫大人，都叫大人，沒錯兒的。

（他仍舊來往踱着，月娥抬起頭來望着他，隨又把一手撐頭靠在桌上。）

宋麟祥 你看，那豐田大人他偏要到這兒駐紮，我說，到鎮公所去像樣些，他們××人又不講究這個排場！他又一定要掛一面五色旗，你曉得麼？十年以前，國民軍還沒有到這裏的時候，那時候是作輿掛這個的，後來，國民軍來了，大家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這五色旗就不許掛了，那時候鎮公所裏有這末一面新的五色旗，攔在那兒不能用啦，我就拿了回來，做一條被面，這叫做「廢物利用」，本來是沒有用的廢物了，只是可以利用做被面；現在呢，××人一定要掛五色旗，嗨，我又從被上拆了下來掛起來，這又叫做「廢物利用」。你懂不懂？

月娥 噫。

宋麟祥 譬如說你能，打仗了，大家又跑不了，大家也沒有閒心思來玩，所以我叫你來侍

候侍候××人，將來有個好處，這也叫做「廢物利用」！

月娥 呸，大爺，你在把我尋開心，我知道，你說我是「廢物利用」，××人看你閉着這多年，找你出來做個什麼官，難道不也是「廢物利用」麼？

宋麟祥 嚶，嚶，胡說，胡說，真正豈有此理，不通不通，下次不許這樣胡說。

月娥 哎，大爺你別生氣，我是說了玩的，我本來不懂什麼「廢物利用」。

宋麟祥 我告訴你，我爲什麼十年以來不問鎮上的事，這叫做犯不着。我看不慣那些毛頭小夥子們的胡攪亂攪，那年國民軍進了城，縣黨部裏出了一批共產黨，一心就想造起反來，城裏的陳大老爺爲什麼死的？還不是給他們逼死的？這種時候啊，這些小夥子毛頭星，你沒法碰他，那些不如在家修心養晦，免得惹閑氣，這叫做「識時務者爲俊傑」。現在××人來了，還是海春那孩子有出息，他來找我，××人說，這裏要我來維持，不要讓土匪造反，他們是來替我們趕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黨都不是好東西，這幾年來我們也受夠了，雖然國民黨後來剿共了，現在却又併了家，我們

還有日子過麼？××人一來，他就吩咐我要掛五色旗，我說現在天下是你們××人的天下，五色旗不用掛了，他說，一定要掛，他們是來日支親善的，日就是××，支就是支那，就是我們中國，現在不是中國了，是支那，他們是來替我們親善的。現在是我出來的時候了，橫豎這些毛頭革命黨全給××人趕掉了，現在我再不出來又怎麼呢？我不幹難道還讓別人幹麼？這也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

月娥 嚶，你老人家有這麼多道理我怎麼會懂呢？怪我胡說，你快不要生氣。

宋麟祥 小油嘴！用手摸她的臉頰，她故意閃避過去。算你會拍馬屁。我說，月娥，你要好的侍候××人，××人歡喜了你，你也不要忘記我，我們還是自己人，自己人總比別人好。

月娥 哎喲，大爺，你又那麼說了；自然自己人總比別人好呀，要不是你大爺叫我來侍候，我還來侍候××人麼？

宋麟祥 不是這個意思，我叫你來侍候××人，還是爲了你的好處，要不然你不到這裏

來，給什麼小××兵拖了去的時候，那就說不上來了。現在這裏是官，當然要文明些，你多多巴結巴結，××人歡喜你了，也就歡喜我了，你有好處，我也有好處，我們都是中國人，你懂麼？

月娥 我不曉得怎樣侍候好，我只曉得侍候男人，××人是男人我就照侍候男人那樣侍候他，行不行呢？哎，大爺你今天夠忙了，讓我倒一杯茶給你喝。

（起來喝茶，一看茶壺裏還是空的，又去供桌提出了一把水吊子。）

月娥 怎麼沒有茶葉啦，大爺，茶葉拿出來沖一壺喝喝。

宋麟祥（仍舊去轉椅上坐下）不要，不要，等××人來了再泡，我要告訴他請他嘗嘗我這好茶葉，預先泡好顯得不至誠了。

月娥 大爺，你安排得真好。

宋麟祥 是啊，你看，這兒是辦公桌，（站起來，走到長檯邊）這兒可以開會，我等會要和××人在一起開會，噫（嚴肅起來）商量商量搜剿游擊隊的事情。

月娥 游擊隊不是已經退走了麼？

宋麟祥 是的，他們看見我領了××兵來，便偷偷地溜了，可是，我們要搜剿，斬草就得除根。

月娥 他們也是中國人呀！

宋麟祥 噯，噯——不是，他們是和革命黨一樣可惡的，非斬盡殺絕不可，留得他們在，便是留禍害給自己。

月娥 噢，不用說了，又是我不懂，××人怎麼還不來呢？

宋麟祥 他，那個豐田大人在後面水缸裏洗澡呢。

月娥 嘻，怎未在水缸裏洗澡？

宋麟祥 是麼？我打發人去浴鍋裏燒水，他說：不好，不好，這裏好，就脫了衣服往水缸裏一  
跳。

月娥 嘻嘻嘻嘻。

宋麟祥 別笑，別笑，提防給他聽見了。

（裏面豐田大尉拖了一雙拖鞋出來，披一件浴衣，露出胸口的黑毛。）

宋麟祥 噯，豐田大人，您洗澡洗好了？

豐田大尉 啊，好了，很好，很好。

宋麟祥 （向月娥）來，見見這位豐田大人，托托托托育達尙大人，（月娥先瞟一眼，上

前見禮）這，這是我的小女，叫月娥，叫她來侍候，侍候大人。

豐田大尉 啊，你的女兒很好，很好，很好，坐，我去換衣服。

（豐田大尉下。栗原卯之助從後面提一隻鷄上。）

栗原卯之助 （四顧）怎麼沒有人？

宋麟祥 托托托育達尙洗好澡，上裏面換衣服去了。

栗原卯之助 啊，這個是什麼人？

宋麟祥 這是小女，叫月娥，是叫她來侍候托育達尙大人的。

栗原卯之助 啊，你有幾個女兒替我找一個好不好？（狡笑）噫，不要有毒的。

宋麟祥 不敢，不敢，小女祇此一人，確是小女。

栗原卯之助 好不好？好不好？

宋麟祥 委實不敢欺瞞。

栗原卯之助 好不好？好不好？

宋麟祥 （搔頭想了一想）噢，讓兄弟想法去物色一個，嚇，嚇，物色一個包你滿意的，包你

滿意的。

栗原卯之助 要好的，不要有毒。

宋麟祥 包你滿意，包你沒有毒。

栗原卯之助 晚上啼哭的不要。

宋麟祥 不哭，不哭，決不哭。

栗原卯之助 （跑去摸摸月娥的面頰）這個很好，這個很好，你很好。

(宋海春上，手裏拿了七八把扇子，放在長檯上。)

月娥 (用手推開栗原卯之助的手，同時却抓住了他的手) 你也很好。

栗原卯之助 (大樂) 哈哈哈哈哈。

宋海春 噢，卡殺拔拉尚在此地，拿把扇搗風；麟祥叔也在此地，您好忙了，(遞一把扇子給他。) 月娥，你也來了，很好，很好，扇搗風(也遞一把過去。)

栗原卯之助 (扇着風，一面看着月娥搗扇子) 好極了，好極了。

宋海春 這裏地方小，沒有什麼好招待的，等會殺幾個鷄煨了吃晚飯，我家裏還有酒。等會也拿來替您和托育達尚洗洗塵。

栗原卯之助 酒，好了；鷄，這裏有了；(他指指椅下的提來的鷄) 一個這樣的。(指指月娥)

宋海春 有，有，都有。

宋麟祥 海春，這位是？

宋海春 噢，這位是卡殺拔拉尚，漢文寫起來便是栗原二字。



宋麟祥 (念) 卡殺拔拉尙大人。

宋海春 暖曖，尙就是大人。有了尙就不要大人了。卡殺拔拉尙是大××軍豐田中隊的軍曹。

宋麟祥 噢，失敬失敬！

宋海春 這位是家叔，宋麟祥，地方上的領袖，這次大××軍到小地方來，家叔在盡招待之責，地方上都聽家叔的話的。

栗原卯之助 噢，失敬，失敬！

宋麟祥 請，舍姪一向多承照應。

栗原卯之助 請，請，剛才拜託的事，還請你多多費神。今天晚上，要

宋麟祥 敢不從命，敢不從命。

(豐田大尉換了一身很整齊的軍裝上)

宋海春 托育達尙，(大家全回過身來看豐田大尉，他走到豐田的背後，用扇子替他輕

輕地擡着。)我剛從外面來，看見耶馬木托尙帶了一小隊出鎮去了。

栗原卯之助 他們大概是去找女人去了，宋海春，你們找女人找得不多。還要找！

豐田大尉 不是，你是據支那眼線報告，鎮的附近還有支那游擊軍藏匿，我派他們去搜查的。

栗原卯之助 也許他們會搜到幾個女人。

豐田大尉 唔，卡殺拔拉尙，你和宋海春再出去跑一趟，趁太陽還沒有落山，你們可以拍幾張照片。這事你們兩人幹最適當，記住，要用最親愛的言辭替老百姓講話，先送東西給他們，先要召集起他們。然後就送東西，然後替他們講皇軍的恩德，然後再發米給他們，(回頭向宋麟祥)米已經預備了是不是？

宋麟祥 已經預備了，大人。

豐田大尉 好，發給他們，甯可等事情完了再拿回，趁他們微笑的時候替他們拍照，一定要把微笑拍進去，這些，幹緊洗幾份出來，一份寄到軍部裏去；還有的便張貼在街上。

好教大家看見皇軍的恩德，可以回來，不去跟着游擊隊跑。找女人的事，必須等撫慰完了才開始。

栗原卯之助 照片之類，是不是會被支隊裏用完了呢？

豐田大尉 那不行，無論如何要找些出來，難道這專是爲了他們拍強姦女人的裸體照片的麼？

栗原卯之助 是了，是了。

豐田大尉 (向宋海春) 你要多找老百姓。

宋海春 正是，正是，我一定多找，我替他們說大××皇軍是來救苦救難的，他們一定很高興了。

豐田大尉 對了，你替他們說天皇陛下的恩德。你們走罷，快去，回來報告。

栗原卯之助 是了，是了。

(與宋海春同下)

宋麟祥 月娥，你替我把香爐背後的茶葉包遞來，我來沏杯好茶給托育窪尙喝喝。  
月娥 爸，還是讓我來沏給大人喝罷。

（他們忙着提水吊，拿茶壺，月娥先把開水沖入壺裏了。）

宋麟祥 嚶，嚶，還沒有放茶葉呢！

（他打開茶壺蓋，放進茶葉。）

豐田大尉 （懷疑地）你在茶裏放什麼東西？

宋麟祥 茶，大人，頂好的雨前，真正龍井，杭州龍井的茶樹祇有二十棵，外面決沒有真龍井賣，我這兒的是自己去龍井時帶回來的，而且是雨前，既香且嫩。大人你嘗嘗看，我

知道××也作與喝茶的。

豐田大尉 你倒掉，把茶壺洗乾淨，我不喝茶。喝燒開的開水。

宋麟祥 嚶大人，你喝一點。嘗一嘗。

豐田大尉 我不喝，你倒掉！

宋麟祥 噢，月娥，你拿去倒掉，洗洗乾淨。

（月娥微笑着去倒茶。）

豐田大尉 （微然地）宋尙，宋先生，今天你夠忙了。辛苦麼？

宋麟祥 那裏，那裏，大××皇軍光臨敵鎮，小弟理當略盡地主之誼，不過此地剛值戰後，

游擊隊又來一搔擾，地方上的人也都跑光了，幸而皇軍來趕走游擊隊，地方真是感激不盡！有用到小弟的地方，小弟敢不盡犬馬之勞？犬馬之勞！

豐田大尉 地方什麼地方？

宋麟祥 喏，就是說我們這橫山鎮，這小地方，小地方。

豐田大尉 橫山鎮不好，地形很複雜，很不好；人也不好，有游擊隊。

宋麟祥 正是。不過游擊隊都是那些壞人當的。好人也有，多數的老百姓都是順民，他們很久想有一位真龍出現，真命天子出來，天下就太平，噯，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如今皇軍自天而降，老百姓看了，則油然而作雲，沛然下雨矣！（搖頭擺腦）他們一定和小弟一

樣感戴皇軍的恩德的。

豐田大尉（外面傳來遠遠的鑼鼓聲。）這次皇軍懲膺暴支，打仗，乃是爲了東亞的和平。

××和支那，是一家；共產黨，是俄國人，不好；國民黨，是英國人，也不好；××人好！皇軍好！哈哈。

宋麟祥 正是，正是。

豐田大尉（敲鼓聲。）我們皇軍，從這末遠到這裏來，打仗，開砲，飛機，步兵衝鋒，坦克車，機關槍，人死了，很多，很多，很苦的；路也難走，還要打仗，很苦的！爲了什麼？爲了你們，不是？你要告訴大家，皇軍打仗是爲了你們！所以，你們也要爲皇軍多多服務，曉得不曉得？皇軍要吃豬，要吃牛，沒有，只好殺狗吃，這是什麼道理？皇軍要女人，他們辛苦了；祇有老太婆和女孩子，太小了，要哭要叫，這是什麼道理？女人到那裏去了？皇軍要女人，要好的，不要有毒的。

宋麟祥 愛愛，正是，正是。

豐田大尉 這些都是小事情。

宋麟祥 是，小弟應當效勞。

豐田大尉 (鑼鼓聲稍間又作。)再說，游擊隊都是你們附近的人，我是知道的。爲什麼你們不知道誰當游擊隊，誰不當游擊隊呢？你要知道這些，好捉也要派靠得住的人，去加入游擊隊，好調查知道他們的編制、聯絡，和隨時曉得他們的駐在地點。這樣，皇軍才好來撲滅他。現在你什麼也不曉得，就說鎮上有游擊隊，皇軍來了，却讓他們先知道皇軍來，逃走了！你們也不曉得他們逃到什麼地方去，這樣，怎麼成呢？皇軍不會老駐在這地方，皇軍還要打仗！到別的地方去打仗！

宋麟祥 是，這裏的游擊隊，不完全是本地人，領頭的一個據說就不是本地人，是從前的中國軍隊裏的政治工作人員，中國軍隊撤退了，不曉得怎樣，他給剩下來了，他便領頭，組織了游擊隊。

豐田大尉 (注意地) 噫，你說下去。

宋麟祥（鑼鼓聲停了）一些不安本分的窮人全跟他跑，祇要抓到了他，就好了，什麼都

有辦法。游擊隊是往山裏退的，要追便要向山裏追。

豐田大尉 追？噢？山裏這裏這末多山。這江南的小河道已夠討厭了，這裏却又是山，你說

往那個山裏退？

宋麟祥 噯。大人何必這樣性急？休息幾天，這裏打發人去探聽探聽，再作道理。

豐田大尉 哼！游擊隊，皇軍有的是辦法，我自有辦法，不過，你應該當心了：民間不許有私

槍，打獵的槍也不許，也不許有刀，中國的大刀不好，不許有私藏槍刀的都不是好東

西，要當他游擊隊辦，一樣辦，槍斃，殺頭，活埋！有私藏槍刀的要交出來，交出來的是好

百姓，皇軍保護他，還要發槍給他們，編自衛團，好抵抗游擊隊。

宋麟祥 正是，正是，大人真籌劃得週到極了。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月娥端了兩杯開水來。）

月娥 大人，喝開水罷，這是燒開的開水。



豐田大尉 這些都是小事情。

宋麟祥 是，是，小弟應當效勞。

豐田大尉 (鑼鼓聲稍間又作) 再說，游擊隊都是你們附近的人，我是知道的。爲什麼你們不知道誰當游擊隊，誰不當游擊隊呢？你要知道這些，好捉也要派靠得住的人，去加入游擊隊，好調查知道他們的編制，聯絡，和隨時曉得他們的駐在地點。這樣，皇軍才好來撲滅他。現在你什麼也不曉得，就說鎮上有游擊隊，皇軍來了，却讓他們先知道皇軍來，逃走了！你們也不曉得他們逃到什麼地方去，這樣，怎麼成呢？皇軍不會老駐在這地方，皇軍還要打仗！到別的地方去打仗！

宋麟祥 是，是，這裏的游擊隊，不完全是本地人，領頭的一個據說就不是本地人，是從前的中國軍隊裏的政治工作人員，中國軍隊撤退了，不曉得怎樣，他給剩下來了，他便領頭，組織了游擊隊。

豐田大尉 (注意地) 嗯，嗯，你說下去。

宋麟祥（鑼鼓聲停了）一些不安本分的窮人全跟他跑，祇要抓到了他，就好了，什麼都有辦法。游擊隊是往山裏退的，要追便要向山裏追。

豐田大尉 追？山裏？這裏這末多山。這江南的小河道已夠討厭了。這裏却又是山，你說

往那個山裏退？

宋麟祥 噯。大人何必這樣性急？休息幾天，這裏打發人去探聽探聽，再作道理。

豐田大尉 哼！游擊隊，皇軍有的是辦法，我自有辦法，不過，你應該當心了：民間不許有私槍，打獵的槍也不許，也不許有刀，中國的大刀不好，不許有私藏槍刀的都不是好東西。要當他游擊隊辦，一樣辦，槍斃，殺頭，活埋，有私藏槍刀的要交出來，交出來的是好百姓，皇軍保護他，還要發槍給他們，編自衛團，好抵抗游擊隊。

宋麟祥 正是，正是，大人真籌劃得週到極了。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月娥端了兩杯開水來）

大人，喝開水罷，這是燒開的開水。

日大尉 啊，好，好，開水好，好，謝謝你。（看她的手，抓住她）啊，你的手很好，很好！

月娥 噯，我粗手笨腳的，沒有你們××女人的手好。

豐田大尉 唔，不，支那女人好，××女人不好。哈哈。

月娥 ××女人好看，中國女子不好看。

豐田大尉 支那女人好看，你好看！

宋麟祥 讓小女陪大人坐坐，小弟出去看看，今天吩咐他們預備點酒，弄一點菜，小鎮上

實在弄不出什麼東西來，不過算是替大人洗洗塵。

（豐田大尉望着他，點了點頭，宋麟祥退。）

月娥 大人，你穿這許多衣裳，還有長統靴子，不熱麼？

豐田大尉 不熱，不熱，（拾一把扇子，搖着）我們軍人不怕冷，也不怕熱。什麼也不怕。噯，你

幾歲了。

月娥 十八歲。

豐田大尉 啊，十八歲，很好很好！

月娥 大人，你喜歡中國女人麼？

豐田大尉 喜歡，喜歡，喜歡你過來坐坐。

（抓住月娥，月娥坐倒在他身上）

豐田大尉 你怕我？不怕？

月娥 不怕。

豐田大尉 喜歡我麼？

月娥 嗯。

豐田大尉 （大樂）哈哈哈哈哈！

月娥 你喜歡××女人還是中國女人？

豐田大尉 支那女人，我喜歡你。

月娥 嗯？真的？

豐田大尉 噯，我們軍人不作與撒謊。

月娥 噢，你不撒謊。

豐田大尉 天氣很熱，你把衣服脫掉。

月娥 噯，不好意思。大人，我知道你們××女人梳很高很高的頭。

豐田大尉 你怎麼知道的，你會不會唱歌？

月娥 不會，不會。噯，大人，××女人爲什麼梳這末高的頭呀。

豐田大尉 好看呀！唱一個歌，唱一個歌。

月娥 真的不會唱呀！

豐田大尉 唱，唱一個歌！

月娥 噯，真是好，我唱一個，大人，你也唱一個。

豐田大尉 你唱，唱一個好的。

月娥 你別笑我！（唱毛毛雨）

毛毛雨，下個不停。

微微風，吹個不停……

豐田大尉 (大樂) 好，很好，很好！

月娥 大人，你也唱一個××歌。

豐田大尉 不好，你唱，再唱一個歌。

月娥 大人，你唱一個軍歌。

豐田大尉 不好，你會不會唱軍歌？唱一個！

月娥 好，(站起)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

豐田大尉 噯，噯，不要唱！這個歌不好，誰教你唱的八格？

月娥 從前有學生到鎮上來教的，鎮上的人都會唱這個歌。

豐田大尉 不好，這個歌討厭，這是支那共產黨的歌，也是國民黨的歌，唱的人要殺頭，不是好東西！

月娥 （忽然遠處有兩聲槍聲，豐田大尉和月娥都一驚，聽了一會沒有動靜，慢慢又恢復了。） 噯，大人，我不懂得，你不要生氣！大人，你唱個罷。

豐田大尉 （若有所思）不

月娥 大人，你唱一個。

豐田大尉 我不是來唱歌給你聽的呀！

月娥 噯，大人你不是說你歡喜我麼？

豐田大尉 噢，我來跳個舞給你看看罷。

（豐田大尉站立，嘴裏哼的櫻花調，蹣跚起舞，搖搖擺擺，扭扭捏捏，步子很不純熟。舞了一會，栗原卯之助和宋海春忽然進來。）

豐田大尉 （立刻停止他的舞踊） 呃，你們回來了？

栗原卯之助 好消息，我們捕獲游擊隊二名！

豐田大尉（並不十分重視似的）噢！

宋海春 這次撫慰工作做得真好，連游擊隊也捉到了，現在我們可以審問，審問出一點

端倪，就可以進剿，剿滅！

栗原卯之助（得意非凡）老百姓太相信我們了，嚶，支那人真是蠢豬哈哈！

宋海春 蠢豬，真是蠢豬！

（豐田大尉望着他們點點頭，去轉椅上坐了，月娥現在已胆大，去靠椅上偎着。）

栗原卯之助（向宋海春瞟一眼）你說，你說下去。

宋海春 噢！卡殺拔拉尙安排得真好，叫我先去召集老百姓，他慢慢的拿東西來送

他們。（要表示他的能幹。）呃，我想怎樣去召集他們來呢？他們看到我們是害怕的。

我先把預備好了的鑼鼓敲起來，就像做戲那樣敲，敲了一響，有幾個孩子出來了，我

就告訴他們這裏要做戲，快些找小朋友和爸爸媽媽一起來看，皇軍要做戲給他們



看。

豐田大尉 (點頭) 皇軍要做戲給他們看。

宋海春 一些小孩子一會兒聚了起來，有些大人來要找小孩子回去，我就不許他們回去了。說諸位街坊，皇軍愛護你們，你們不要害怕，請你們站下來看戲。於是，卡殺拔拉尙就上來演劇。

豐田大尉 演戲？

栗原卯之助 噯，演戲，我跳了一會櫻花舞。

宋海春 噯，就像大人剛才跳的那樣。

月娥 (笑起來) 嘻嘻嘻嘻！

宋海春 跳了一會。完了。就拿東西送給他們，噯，這些花布真好！鄉下人一見大家都歡喜，大家都笑嘻嘻的，來接皇軍送給他們的東西，我們一面也發米給他們，趁機會就拍照。

豐田大尉 唔，照也拍了。

宋海春 卡殺拔拉尙就一面替他們演說。

栗原卯之助 支那豬很狡猾，他們看見我講話，不大肯相信，我還是讓宋海春講。支那豬他們就相信宋海春的話！

宋海春 我對他們說，皇軍是來救老百姓的，中央軍怎樣怎樣不好，他們勾結共產黨，殺人放火的強盜，他們先要把你們的房子燒了，糧食搶起走，搶不走的也要燒，不管我們以後怎樣活，他們叫焦士抗戰，那些侂子兵到處姦淫搶掠，說的話全是騙人的。我們吃的苦已經吃夠了！他們先教我們打共產黨，現在又教我們和共產黨一起去打××人，又打不過皇軍，皇軍是天皇真命天子打天下的軍隊，他們怎麼打得過呢？打不過就跑，把我們又丟下了，不管我們的死活！還要叫年青人去當游擊隊，做土匪，試想，中央軍還打不過皇軍，游擊隊怎末打得過呢，不過叫年青人都死完，完全是糟踐老百姓！皇軍來這裏救老百姓，也要保護老百姓，老百姓要曉得，救命的皇軍來了，要

快些把槍交出來，不然給皇軍抄到了是要槍斃的游擊隊的全家都要殺乾淨，誰先把鎗先交出來的有賞，知道游擊隊的地方報告給皇軍的有賞，就是游擊隊自己報告，不但不辦他還要賞給他錢！

豐田太尉（點頭）唔。

宋海春 我說，皇軍來把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和中央軍殺光了，真龍出世，天下太平，我們就好過太平日子了。

豐田太尉 你說得很好。游擊隊呢？

宋海春 就在這時候哇，人羣裏面有兩口子鬧起來了，一個女的往外面跑，一個男的發急的扯住她，她死掙着要跑。我去問什麼事了，那女人就跪下來說，她家裏有鎗，那男人更急了，要溜，我們就捉他跑，卡殺拔拉尙就開了兩鎗，打中了他的腿，他逃到一家人家去了，我們搜到了，哈，那家也是做游擊隊的家，我們就一起捉來了。

豐田太尉（點頭作嘉獎）很好。唔。現在在什麼地方？

栗原卯之助 交給那老頭子帶來了。哈，那些人都要跑，我把女人都給抓住了，二十幾個，老的小的都有，年輕的也有還拿着花布不肯放。哈哈哈哈哈！

豐田大尉 (也高興起來) 很好，很好！哈哈哈哈哈！

栗原卯之助 哈哈哈哈哈！叫老頭子去找五十個女人，找來找去找不到，我一找就是二三十幾個。哈哈哈哈哈！

豐田大尉 游擊隊呢？把他們帶來，今晚審問！晚上開會不用開了，馬上帶來。

月娥 (躊躇) 大人，我出去走一走。

豐田大尉 爲什麼？

月娥 街坊上的人認識我的，我不好意思。(嬌媚地) 好不好？大人！

豐田大尉 唔，你去，你去，快叫老頭子帶來。快快！

(月娥下，宋海春剛要出去，外面人聲雜沓。宋麟祥和×兵四人押宋阿發、盧金生上。宋阿發面色慘白，腿上全是血，後面宋孫氏拉着他的衣裳，哭喊着。)

宋孫氏 (哭) 你們怎麼的呀! 嘍, 救命呀! 你們放了他呀! 你們怎麼的呀!

(兩×兵扯開了她, 她跌倒在地上, 哭叫。)

宋麟祥 嘍, 大人, 今天很好, (詔笑) 捉了兩名游擊隊。

豐田大尉 唔, 游擊隊! 你們叫什麼名字? (宋阿發和盧金生都不作聲, 宋阿發的鎗傷痛得受不住了, 坐了下去, 盧金生却還立着, 兩眼骨楞楞的四面張望, 豐田大尉把桌子一拍。) 問你們話聽見沒有? 你們叫什麼名字? 說呀! 你 (指盧金生) 你叫什麼名字? 說呀! 你 (指宋阿發) 你叫什麼名字?

宋孫氏 阿呀, 大老爺, 你饒了他, 他叫阿發, 宋阿發! 他是我的丈夫, 大老爺, 你饒了他! (哭着從地上爬過來。)

×兵甲 去! (一脚把她踢倒) 八格!

豐田大尉 你爲什麼不說話, 你被皇軍捉了來, 你爲什麼不說話, 你這狡猾的支那豬, 游擊隊, 你還想賴麼?

宋孫氏（又爬起，向宋麟祥。）嚶，老爺，你做做好事，救命呀！阿發素來很好的，他從來不欠租，大爺，你也看看宋家的一條命根，做做好事呀！救救命呀，啜啜……大爺！做做好事呀！

×兵乙 八格？八格！用腳踢她，再踐她！

宋麟祥（現在他也岸然危坐，並且威風凜凜。）哼，誰叫他去當游擊隊的渾賬！不曉得安分守己，當游擊隊的都是殺坯！宋家不要這種不成器的子孫！你們對得起祖宗麼？大老爺問你還不答話，殺坯！殺坯！殺坯！

宋孫氏 啜啜，大爺，可憐見我們一直替你種了這末多年的田，你救一救！救一救！

豐田大尉 啊，你說，什麼時候加入的游擊隊？游擊隊有多少人？現在在什麼地方？你說！說要殺頭！

宋孫氏（向宋海春。）啊呀，大叔，你說繳了槍就是好人，現在我去把鎗繳出來，你求求情，放了他吧！是你說的！

宋海春 (冷冷地) 現在不用他繳鎗了。

栗原卯之助 不要哭，誰叫他當游擊隊的？

宋孫氏 啊，不行不行！你們不能騙人！

×兵乙 去(踢她)八格耶路！

豐田大尉 快聽！你不說不行，早說了好放你，不說也要說；再不說就要上刑具，告訴你。皇

軍是最文明不過的。等下把你倒過來，(做手勢)你也要說。快說！

(兩人還是不響。栗原去宋阿發傷腿上踢一脚，宋阿發狂叫一聲暈過去了。)

宋麟祥 渾賬，真是目無王法，殺坏！非殺不可！非殺不可！

宋孫氏 (大哭爬去伏在宋阿發身上。阿喊着) 阿發！阿發！阿發！你就說了吧！阿發，你醒來

呀，阿阿發，你怎麼醒來呀！阿發，阿發，(突然站起，阿發從她的手上滑下，却漸漸地醒

了。) 好！你們這班狼心狗肝的東西！天在頭上，朱仙菩薩會給你們報應的！你們的人

(哭) 阿發好好的種田，從來沒有做過壞事，他當了游擊隊，他替我說，是爲的大家呀！

我怕他打仗打死了，我相信了你們的鬼話，我告訴你們我要把阿發的鎗繳出來，讓他不要去打仗，等下又好種田過日子（跳起來奔向宋海春）是你說的！（大呼）繳了鎗就沒有罪！你這個喪良心的賊子阿發！恨你們是對的，阿發完了，讓我跟你拚了命。

（宋海春驚走。×兵丙丁將她擒下。）

栗原卯之助 拖下去，押她到慰勞隊去！

宋阿發（掙扎起來）放下她！我告訴你，我叫宋阿發，中國人，是中國的游擊隊！

豐田大尉 啊，很好，還有呢？

宋阿發 土地是我們的，我們不許你們踏上我們的土地！一天有一個游擊隊在此地，也

就說教你們的血灑在我們田裏！

宋麟祥 渾蛋！真正豈有此理！你造反麼？說出來，是誰教你說這一套的？

宋阿發 我，我恨你們，你是漢奸！你渾蛋！你不要臉，不要臉的好賊！看你們捉了我們怎樣？

我們有千千萬萬，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用血來守自己的土地，也要叫你們死，有一



天……中華民國萬歲！

豐田大尉（綳眉）好好，看是誰死。你呢？（向盧金生）你說。

盧金生 我是游擊隊。

豐田大尉 什麼時候加入的。

盧金生（鎮靜）××鬼子侵佔到我們土地上時加入的。

（豐田大尉搖頭，外面忽然譁譁吵鬧起來。）

豐田大尉（停下來聽）什麼？你出去看看，什麼事回來報告。

栗原卯之助（應）是！（下）

豐田大尉（和鶴地）你們的頭子是什麼人？

盧金生 我爲什麼要講給你聽？

豐田大尉 什麼？我問你的話你就要講！

（栗原卯之助上。）

栗原卯之助 外面一個老頭子，說是他的兒子抓來了，要衝進來，給打傷了。

豐田大尉 (忽然有了辦法) 好，帶進來。

(×) 兵丙丁下，帶盧長源上。

盧長源 (抖抖地，一眼瞥見盧金生) 啊，金生！怎麼了？怎麼了？(跪下) 大老爺，我的兒子是好人，你放了他。

豐田大尉 哼，是好人！他自己已經招供了。你還說你的兒子是好人！八格！狡猾的支那豬！  
盧長源 怎麼？你已經招供了，金生！啊，不不不，他是好人！

盧金生 對的，爸，你別難過，我是好人，我是游擊隊員。

盧長源 你不能這樣說的，金生，你跪下來求求太爺，你說你改過了，你一定改好，求太爺開恩！

宋麟祥 (聲色俱厲) 好，長源，你在這裏，你看你家金生做的好事！給皇軍抓來了，還這樣

強硬！不要殺頭！鎗斃！

豐田大尉（急燥，但故作鎮定）告訴你們，皇軍佔領的地方，不容許有游擊隊搔擾不清。

皇軍一定要消滅游擊隊，難道支那正規軍也給驅逐了，還愁游擊隊不消滅麼？一定

要消滅！你們是聽了壞人的話，他們叫你們去送死，你們應該把他們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就可以放你們。快說！老頭子，你也是游擊隊！

盧長源（慌張）不是，不是！我是在街上做手藝的，宋大爺都認識我，鎮上都認識我，叫我老竹匠，我的孩子也是竹匠，大老爺放了他，他是好人，他決不再當游擊隊。

豐田大尉 你不是游擊隊的兒子，怎麼會做游擊隊？

盧長源 啊啊，我不是，我不是游擊隊！我的兒子也是好人！

豐田大尉（焦燥）哼！（拍桌）八格支那！豬沒有一個不狡猾，非用刑不可，非用刑不可。（拍桌）快說，游擊隊在那裏？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盧金生（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

栗原卯之助（呼的抽出一條鞭子）啊，你說，你說！

豐田大尉 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阿發 (掙扎起來) 游擊隊在此地老子是游擊隊，中國人都是游擊隊，要把你們趕出我們的地方！

豐田大尉 (狂怒) 啊，八格(拍桌，站起) 打他！

(栗原卯之助揮鞭打宋阿發，宋孫氏大哭，用身子去蔽着他，被栗原卯之助一脚踢開了打着，宋阿發起初沒有聲音，後來大罵。)

宋阿發 好！你打打我罷，看你們打死我一個，我要殺死你們，游擊隊要殺死你們，總有

一天人們要替我報仇的！

栗原卯之助 (更用力的抽) 好，你說你說出來，游擊隊在那裏？

宋阿發 (大呼) 游擊隊在橫山鎮，在你的身邊，要殺死你！

豐田大尉 (用手止住栗原卯之助) 好，你說在橫山鎮，在橫山鎮的那裏？

宋阿發 放屁！到處都是游擊隊，要收拾你們××鬼子，趕你們回去！

豐田大尉 唔(招×兵)來,上刑!

(×兵丙丁退,去掬來一架梯子,手裏帶着一網麻繩;還有兩個小壺,把梯平放在地上,就來掀翻了宋阿發,宋阿發掙扎着,創痛教他呼叫,然而終於是便掀住了,用麻繩網在梯上,豎起靠在神龕旁。)

豐田大尉 (立起,走近他)啊,現在你說出來!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阿發不作聲。精神萎頓。)

宋孫氏 (哭)啊,阿發阿發!

豐田大尉 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馬上放你下來,讓你回去,還給你錢!快說!

(宋阿發仍大作聲,兩眼睜開,睜睜怒視。)

豐田大尉 (走開)好,倒過來!

(×兵兩名走上,把梯倒轉,宋阿發便上下顛倒地懸空。)

豐田大尉 你說,游擊隊在那裏,你說!

(宋阿發咬緊牙關不響，宋孫氏大哭，掙脫了撲上來，又被××兵拖住了，她咬他的手，但被摔倒在地上。)

宋麟祥 快說啊！快說！

(宋阿發仍舊不響。)

豐田大尉 (震怒) 灌他！

(×兵丙拿起小壺來灌他的鼻孔，宋阿發將頭亂搖，被×兵丁揪住了，終於灌了下去；宋阿發大聲嚷着。)

豐田大尉 阿，把他倒過來！(兩×兵把他倒過來。你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海春 (拾起把扇子遞給豐田大尉) 大人，太熱了，搨搨風。

(宋阿發委頓地抬着眼望着，仍不作聲。)

豐田大尉 你說八格耶路！

宋阿發 (掙扎着大呼) 打倒××帝國主義！

豐田大尉 (怒) 再灌! 灌辣椒水, 灌火油!

宋孫氏 啊! 大老爺, 不要灌了, 我說, 我說, 我代他說! 我求求你, 做做好事!

豐田大尉 (坐下) 好, 你說!

宋孫氏 (大哭) 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嘞!

豐田大尉 (拍桌) 灌灌!

(宋阿發又被倒過來, 再灌。這回, 宋阿發更痛苦地噙着, 四肢痙攣着。)

豐田大尉 (搥着扇子) 你說! 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再不說, 我用炭水烤乾你! 預備炭水!

(×兵一名下) 你說, 你說!

(宋阿發垂頭不語, 極委頓, 宋孫氏又趕上前抱住他。)

宋孫氏 (哭) 阿發, 我害了你! 你說了罷, 你說了罷! 你不能再吃苦!

盧長源 (激昂) 不, 阿發, 老婆, 你不能勸他說! 他已經完了, 他是個好漢子, 拚了一命還怕

什麼呢?

宋孫氏 嗚嗚嗚嗚嗚！

豐田大尉 啊，你這個老頭子好，你看我把你也吊起來，你的兒子也吊起來，非說不可的！

沒有完的說了才完！

盧長源 我是有年紀的人了，沒有什麼可怕的，死的人也多了，隨便被你們殺死，也不少

我們兩個！

豐田大尉 好，我收拾你們反抗皇軍的一個個都要收拾的！非說不可！你說！

(×兵提炭爐上，炭火剛煽紅，黑的炭還在畢剝地爆着。)

栗原卯之助 啊啊，好極了，這是皇軍的火，這樣紅，你們誰要不說，哼，哼，哼！

豐田大尉 (走向宋阿發) 你還等什麼？你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宋阿發望着火，仍不

語) 好，烤他！

宋孫氏 (狂叫一聲昏倒。)

栗原卯之助 (突然跑去就豐田大尉耳語，豐田大尉搓手點頭) 好，把她拖下去，醒了押



入慰勞隊裏

(×兵拖宋孫氏下。大家望着她。)

豐田大尉 宋尙

宋麟祥 噯噯噯，大人

豐田大尉 爲什麼他們不肯招供？

宋麟祥 正是，這都是惡棍，都要鎗斃

豐田大尉 不要鎗斃，要他們說出來，你叫他們說

宋麟祥 他們不肯招供，祇好槍斃

豐田大尉 不，一定要你叫他們說，你一定要叫他們說

宋麟祥 是是是，大人

(豐田大尉和栗原卯之助退。)

宋麟祥 (來往的踱步着)我真不懂，你們給什麼迷了心性命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好

像這日子便祇有今天，沒有明天；今天你們死了，明天別人也要過日子呀！真是渾賬，你們是跟我過不去了。海春！

宋海春 噯，麟祥叔。

宋麟祥 我說我們也要把阿發他老婆救一救，押在慰勞隊裏也怪可憐的！我們都是中國人，噯，救一個算一個。

宋海春 不過，押進了慰勞隊的也就沒有法子，從來就沒有女人會在慰勞隊裏活着出來的，真也作孽。

宋麟祥 我看你還是先去討討情，教慢些押進慰勞隊，等會事情有了解決的辦法，好好放他們走。

宋海春 是了！（下）

宋麟祥 （踱步）阿發，你是我的自己人，我不能讓你這樣的。你要曉得，我們以後還要過日子，我們要活！不然，我爲什麼要出來問事呢？噯，都是爲了大家啊！你要曉得，上有天

神，下有王法，××人也是人，況且他們是來替我們趕走禍國殃民的國民黨和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等戰局平定了，四海之內，莫非王土，我們也可以安居樂業，男守其耕，女守其織了，這太平日子不好過，難道要去當游擊隊送死麼？我看你還是把游擊隊在什麼地方說出來，讓我在他們面前說說，你也總落得有些好處，阿發，是不是？

宋阿發（微弱，然而有力地）謝謝你，你是漢奸，我恨你！我不像你那樣不要臉，我們的隊長的話是對的，我們不但要打××軍，還要打漢奸，因為他們幫着××人，賣國，比××人還要兇狠。××兵還是被軍閥欺騙了的，而漢奸，生就的就沒有良心！

宋麟祥（愠怒）渾賬東西！你作死！就讓你死！你看看這爐子！金生，你不要像他那樣，你是聰明的，我一直就很歡喜你。你說出來，這裏沒有旁的人，誰也不知道是你報告的，阿發的苦頭你知道是他自己討吃的，你不像他那樣蠢！我知道你，你熟識山裏的路徑，皇軍會重用你的。

盧金生（鎮靜，漠然）大爺，我也是作死的。

(外面忽然喧嘩。有鎗聲。)

宋麟祥 (呆怔了一會) 好(厲色)你們沒有救,一定要死!

盧金生 對了。我們死了,是有人來替我們報仇的!你也要死!

宋麟祥 (怒)啊!渾賬!拍桌)渾賬!

(豐田大尉和栗原山之助突上,是被外面的鎗聲和擾亂招來的。)

豐田大尉 什麼事?去看看!

(×兵一名下,少頃,×兵數名押李超遠上。)

×兵戊 報告又捉了一名游擊隊!

豐田大尉 好好,游擊隊,支那有許多游擊隊,好好!

宋阿發 (回頭瞥見李超遠,驚叫)啊,隊長!

豐田大尉 (驚喜)啊,隊長(點頭)哈哈哈哈!

李超遠 噯,宋阿發,盧金生!你們也在這裏?

盧金生 (微現頹喪) 是的, 隊長!

豐田大尉 啊, 隊長, 很好, 很好! (得意的狂笑) 哈哈哈哈哈!

(在笑聲裏燈光轉暗了。)

——幕落——

## 第一二幕

時間: |

第一幕後兩天, 李超遠和宋阿發、盧金生的羈囚也一天多了。上午, 豐田大尉和栗原卯之助會商辦法。游擊隊死不肯招, 沒有辦法好想; 要進剿, 又摸不着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弄得不好反受游擊隊的襲擊; 皇軍還要開別處去作戰, 不能長留在鎮上。想來想去, 於是新辦法產生了。設法收編, 這是栗原的計議。

地點: |

人物：

仍舊是那個朱仙廟，仍舊是那個殿堂。

豐田大尉

宋麟祥

宋海春

月娥

栗原卯之助

李超遠

宋阿發

富美子——隨營妓女，年約二十上下。豔裝高髻，臉上塗着厚厚的白粉，就白得像白堊一樣，眼的周圍扶上淡淡的胭脂，但都蓋不住胭脂下的一層眼圈上的青影，兩眼是失神的，就像許久的夜晚沒有好好的睡眠；塗得鮮紅的嘴唇

的輪廓十分呆板就像圖案畫中的唇角似的。唇脂外還露出較淡的原來較大的嘴形來。她的面貌整個的也是平板的，沒有表情，就像一些××紙扇上的美人畫那樣。她原是在上海的×僑的女兒，父親經營一爿小小的舊書和低級流行讀物的書鋪，她也在上海受過女子學校的教育。返國是戰事後的事，哥哥先被徵入伍了，不久父親便病歿，她也以慰問隊出征，結果這伶仃的身子却淪爲編號的隨營妓女。她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她是能理解的，但她是一個××教育下的女子，她也不能不茫然地迎受臨前的痛苦。悲哀麼？她不敢想起，家中除了母親再祇有個小妹妹，而哥哥的生死也是不可知的。她也隨着戰事流轉在一處處中國的殘破的地方，她懂得中國話，雖然呆笨些，然而豐田部隊裏有時她還有點別的用處。

××兵數人——甲，乙，丙，丁……

盧金生

游擊隊數人——甲，乙，丙，丁……

背景：——

雖然仍舊是那個殿堂，然而佈置已經有了更動，所以也煥然改觀了，不像前幾日那樣的一副慌亂氣象：上面還是那具神龕，陰深深的莊嚴依舊籠罩着，雖然搬走了許多什物，殿堂顯得空朗了許多，然而那也愈顯得不調和而礙眼。搬走的東西裏，最顯著的是那張寫字檯和轉椅，因為豐田大尉已經用不着再在這殿堂裏辦公了，他已經開了旁邊的一間耳房做辦公室，（那上面還掛着一張門帘，）機要的軍事籌劃本來便不宜在這裏的，這原是宋麟祥匆忙中佈置的錯誤。那三張八仙桌拚起的長檯現在是移放在中間了，桌子中央還放上一隻玻璃質的花瓶，插兩支盛開的荷花，裏面的小小的蓮蓬已結成了，所以花瓣也有些謝落下來，檯子已換過一批，比較整齊結實，兩旁還新添了些靠椅茶几，對稱地排列着，還有一隻坐榻，鑲着玻璃鏡的，則緊靠着神龕，代替了原來的



香案。這些傢具雖已整齊得多，然而顏色新舊不一，想是從不同的人家家裏搬出來的。室內光線也亮爽些了，看來現在這殿堂像做了豐田大尉辦公室的外間的一間客室。

開幕：

舞，台空朗朗的沒有一個人，宋麟祥從後面出來，張望了一下，看看沒有人，便走到耳房那邊，揭起門帘望望，門帘裏探出一個××兵的頭來，宋麟祥連忙打拱作揖，表示沒有事，不用進去。他開始在來往踱步着，在思量着什麼事情。宋潮春也從後面出來了，看見麟祥已在，便站定了。宋麟祥還踱過去，踱回來一抬頭才看見宋海春已站在那裏。

宋麟祥 噢，你來了。

宋海春 來了。

宋麟祥 這事情怎麼樣？

宋海春 還沒有什麼消息。(說完想走向耳房裏去。)

宋麟祥 (搖手) 不不不, 托育達尙不在裏邊。噯, 我問你, 那裏面的××婆子是做什麼的。

宋海春 (止之) 噓! 別讓她聽見了, 她懂得中國話。

(宋麟祥連忙回頭望一下門帘。)

宋海春 你知道托育達尙在什麼地方麼?

宋麟祥 怎麼有事麼? 他大概在月娥那裏。

宋海春 卡殺拔拉呢?

宋麟祥 他, 他, 他也不在裏邊, 怎麼有什麼事?

宋海春 那麼, 李超遠呢? 那游擊隊頭子!

宋麟祥 也沒有啊, 什麼事?

宋海春 (猶疑地) 沒什麼事, 不曉得他們在什麼地方?

宋麟祥 怎末, 你連我也不告訴麼?

宋海春 是沒有什麼？不過，我知道，他們現在是在講收編。皇軍要離開這地方，卡殺拔拉說游擊隊剿不了，還是收編好。皇軍本來也不怎麼夠分配，收編以後，就可以用游擊隊對付游擊隊，再，不要消滅他們也容易。看樣子他們談得有點入港了。

宋麟祥 這怎麼成呢？這怎麼成呢？那李超遠這小子！

宋海春 這倒就有什麼，橫如只要幹得過去，要消滅李超遠還不容易。卡殺拔拉他很得意，說不定皇軍自己還要派人進游擊隊，說不定就是卡殺拔拉自己。游擊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祇要供給他們一點子彈，槍，也許給點機關槍大砲也說不定。餉呢橫如是就地徵發。我不懂李超遠是怎麼個傢伙，我不懂。

宋麟祥 有什麼不懂的，這樣一來跟我們過不去。我們不是完了麼！

宋海春 不會的，不會的，皇軍不會丟開我們，我會經替托育達向那樣地推薦過你，說沒有你鎮上的事決定幹不了他們也不會相信李超遠，將來還不是李超遠的部隊要在你下面管轄！

宋麟祥 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宋海春 那是沒有辦法的，人家皇軍要那樣做，我們就得聽他們使喚。不過呢，我們從中好好的幹，總掙得有些好處。李超遠那傢伙××人一定不會相信他的，啾個縫兒我們便收拾他！不過麟祥叔，事情總也得要小心些，××人的事不好幹，說不定一下子變了臉，到××人走了便好勸。

宋麟祥 ××人走了更不好，他們有槍，我沒有槍，這事不好辦。

宋海春 那末你就跟他聯絡聯絡。

宋麟祥 聯絡也不好，人家不肯聯絡的，我看，乾脆就讓他們收編不成功。你看！

宋海春 那自然是好的，不過，還得想想。

宋麟祥 (低聲) 你知道那××婆子是做什麼的？

宋海春 沒有什麼。她是個隨營妓女，從前在中國長大的，也念過書，懂得中國話，托育達尚常用她來聯絡幾個中國人的。

宋麟祥 那，那，那她是聯絡李超遠的了。

宋海春 是這樣罷。

宋麟祥 那不是李超遠昨天就有答應的意思了麼？

宋海春 噯，××人不會放心的，他好叫她看住李超遠，脫不了身。

（豐田大尉上，後面跟着栗原卯之助。豐田大尉一進來看見宋麟祥已經在此地，表示很滿意的樣子。）

宋麟祥 噯，您早，托育達尙，卡殺拔拉尙！

豐田大尉 早噫噫，早您早！

栗原卯之助 （瞟宋海春一眼）宋海春，有什麼事沒有？

宋海春 （詔笑）沒有什麼事，我來看看有什麼事？來聽您吩咐的。

豐田大尉 盧金生來過了麼？

宋海春 聽說來過了。

豐田大尉 (震怒) 怎麼來過了，怎麼聽說？怎麼不來見我？

宋海春 他是來回報給李超遠的。馬上又走了，我聽見那看守李超遠的馬茲木托講的。

他一早天剛亮就回來了，馬上就走，說是還要回來的。

栗原卯之助 還要回來好的。大概有九成半了。(搓手得意) 他父親呢？

宋海春 還看押在那兒。

栗原卯之助 (頗有點躊躇滿意地) 很好，很好。

豐田大尉 快去把李超遠提來。要對他客氣些。快快！

宋海春 是是，我知道。

栗原卯之助 不且慢！不要提他，讓他自己來，看他來的遲早，我們便曉得他的誠意有

多大。(豐田大尉點頭) 他一定要來的，我們等他。

宋麟祥 (惶惑) 盧金生放回去了麼？

栗原卯之助 嗯，你還不知道？放他回去，是昨天半夜裏李超遠派他回去跟游擊隊裏弄

好了，收編快成功了！

宋麟祥 收編！噢，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化干戈爲玉帛，好極了！

栗原卯之助 游擊隊會效忠皇軍，當然是很好的。

宋麟祥 這計策只有你老人家想得，再好沒有，再好沒有！從此地方安泰，萬民康樂，我真要代表全鎮的小民感恩不盡！不過，有一件事却要當心，這盧金生是個壞東西，平常我就很知道他。他在鎮上做竹匠的時候，就有他那副靈快手腳，一個不留神連大水缸也被他搬到門外去！再呢，心眼兒也靈活，鎮上人被他騙了上了當也還是當他開玩笑的。這個人真要當心他。

栗原卯之助（不聽）！我不知道，這個人還有點用處，好就在他心眼兒活，不然像那另外一個蠢牛那樣還幹得了事麼？就有他能幹，得！我本來要派人跟他同去，他說跟他同去不好，因爲那樣，他回去反而不好說話。好，我就答應他。哈哈！我却另外派人遠遠地跟着他，連他也不知道。我已接到報告，他跑的幾個地方我全知道了，不怕他玩

什麼花樣，皇軍現在要殲滅游擊隊就可以一鼓殲滅！

宋麟祥（因利就便）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佩服佩服！這  
是對的！游擊隊必須殲滅，一個也不能留！養虎是要貽患的！這些游擊隊沒有一個是  
好東西，決不是真心投降！永遠不會真心投降。就再說那個李超遠，他原來就是軍隊  
裏留下的，他是共產黨，不然也是國民黨，是堅強的抗×分子，這裏本來沒有游擊隊，  
游擊隊就是他來組織起來的。他手下還有一批人，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國民黨。此  
地的農民都像相信菩薩那末相信他，死了也情願。斬草必定要除根！不然，縱然或者  
可以苟安一時，然而，後患還是無窮的啊！

栗原卯之助（先點頭，一會兒，又微笑。）不錯，不錯，你也說得有道理，不過你要曉得，支那  
人的性格我懂得很清楚，支那人是最懂得權衡利害的。兩條路在他面前，他一定揀  
容易走的路和走了有好處的路走。現在，游擊隊沒有接濟，到處替皇軍搗亂，又要被  
皇軍剿殺，現在皇軍接濟給他，他一樣仍舊可以當游擊隊，有什麼不好呢？並且，皇軍



要收編他們，皇軍當然有方法處置他們。這倒用不着你担心的。

宋麟祥（惶惑）曖曖，我不過那末說。不過李超遠那傢伙是實在要當心的！

栗原卯之助 呵呵呵，宋麟祥，你說的不錯！我知道的。我自自辦法處置李超遠的。你去罷，你去預備一下，教鎮上限定明天開市，不然皇軍就要沒收貨物了。快快，貼佈告，有現成的貼出去，還要快預備貼公佈收編游擊隊的佈告了。

宋麟祥 是是是（下）

栗原卯之助（大笑）哈哈哈哈哈，宋海春你去看李超遠在那兒怎麼樣？不要驚動他，看他有不對的要來報告！

宋海春 是，（下）

豐田大尉（點頭）你的中國話說得真不錯很好。

栗原卯之助 過獎過獎，你說得好！

豐田大尉（搓手）曖，我們來這兒已經三天了。

栗原卯之助 是的。不是很快麼？

豐田大尉 很快！不錯，不過也夠麻煩，我看打仗容易，打勝仗就不容易。打了勝仗要平定地方才更不容易！我們在上海打仗吃了苦，現在却更苦，游擊隊的襲擊比到陣地戰更麻煩。打陣地戰我們曉得色當戰，迂迴，中央突破，現在呢，我們不知道敵人在什麼地方，隨時要受他們攻擊，當我們調整了隊伍再去搜剿時，游擊隊又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這才夠見鬼！然而一不留神，正在你怕他要來的時候，偏偏他果然來，傷腦筋就傷在這地方。

栗原卯之助 那些有什麼討厭呢？這些不過是一些流氓，流氓總是這樣的。正規軍我們都戰勝了，還怕流氓麼？

豐田大尉 對游擊隊和對正規軍的戰略運用顯然是不同的。我們皇軍受的訓練都是堂堂之陣，我們在士官學校的課程注重的大陸戰術，新兵器運用，色當戰略的運用。對於游擊戰，不過說應該機敏地應付，撲滅他的巢穴；然而，怎樣才算機敏呢？我們知

道敵人的砲火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用排砲去擊燬敵人的工事。再逼緊轟擊。敵人的主力便潰了。飛機的策應和瓦斯的施放是最佳妙的進攻方法。平時，我們決不怕敵人的砲火，然而我們怕流彈，砲火我們是可以機敏地去應付的，然而，對流彈我們怎麼去機敏應付呢？巢穴，我們現在已撲到游擊隊的巢穴裏來了，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栗原卯之助 怎麼沒有辦法！收編不是最好的辦法麼？

豐田大尉 不錯，收編，不過游擊隊不能讓你統統收編呀，收編了這裏的，別地方的新的又起來了，一個不留神，又是飛一顆冷彈！

栗原卯之助 噯，大尉，我倒看不出你今天也悲觀起來！

豐田大尉 胡說！怎麼我悲觀？

栗原卯之助 我是說，我是說你看到游擊隊麻煩了。

豐田大尉 (正色)卡殺拔拉君，請你說話思索一下！

栗原卯之助 噢噢，我失言了。

豐田大尉 我們皇軍出征，沒有一個不是不預備着一死報國的！

栗原卯之助 正是，正是。這就是我們的戰事節節勝利的原因。

豐田大尉 然而，你也不能以為我們皇軍就沒有遭遇過困難。而這些困難，我們必須用全力來克服他。

栗原卯之助 正是，正是。所以這樣我們皇軍才是必勝的！

豐田大尉 對了！

栗原卯之助 我們自從出征以來，已經取了蕪湖，攻下了南京，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肅清游擊隊，一步步來，肅清了這裏的再肅清那裏的，總有一天被我們完全肅清的日子！

豐田大尉 不過你也不要太樂觀，滿洲國的游擊隊到現在還沒有肅清哪！

栗原卯之助 哼！瞧着罷，假如沒有現在的戰爭，滿洲國的游擊隊會現在那末多麼？以為游擊隊是一點也不用愁的，游擊隊之所以容易消滅，就是中國的游擊隊根本都

是沒有統率的，東一個游擊隊，西一個游擊隊，看看似乎教人覺得可怕，然而，我們還是要消滅他，這就是他們自己不好，誰叫他們不自己聯絡起來？中國人抓了幾幹槍，就是勢力，誰也不要想併得了誰，從前的軍閥是這樣，現在的游擊隊也是就像那樣，貪小利，不顧大局，我們給他們一點好處，讓他們自己去收拾去好了。

豐田大尉（色喜）呵呵，

栗原卯之助 嚇嚇嚇嚇……

豐田大尉 怎麼那李超遠還不來呢？

栗原卯之助 會來的，馬上會來的。再不來我們去提他也要來的。

（豐田大尉走去，揭起那耳房的門帘，探頭進去，很高興的踏進去了。門帘垂下。月娥從後面輕輕出來，栗原卯之助沒有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月娥（走到栗原身後）嘻嘻嘻嘻

栗原卯之助（一驚）什麼？你什麼時候來的？

月娥 你不知道麼？

栗原卯之助 (把手搭在她肩上，玩笑地) 我不知道我知道不知道。

月娥 (閃脫) 曖，(看看門帘，掠掠髮角) 托育達大人呢？

栗原卯之助 爲什麼托育達大人，我們都是××人，都是一樣的。

月娥 曖，我問你一句話好不好？

栗原卯之助 妳問，可以回答的我總回答妳。

月娥 我問你，你們是不是要走了呢？

栗原卯之助 誰替妳說的？

月娥 大人自己替我說的。是不是？

栗原卯之助 曖，妳說，(輕聲) 大人好還是我好？

月娥 (微笑) 你說，大人好還是你好？

栗原卯之助 (點頭) 啊，支那女人，壞東西！

月娥 嚶嚶你們××女人好！梳高頭穿花衣服真好看！

栗原卯之助 妳也穿花衣服好了。

月娥 不，我才不穿！說正經話罷，你們真的要走了麼？

栗原卯之助 怎樣？妳捨不得麼？

月娥 嚶，真是你告訴我。

栗原卯之助 妳問了做什麼？

月娥 我怕，怕你們走。

栗原卯之助 怕什麼？

月娥 怕你們走了啊，游擊隊來殺我們。

栗原卯之助 哈哈，別怕，別怕，不會的。

月娥 怎麼不怕呢？你們一走他們又來了。

栗原卯之助 不會的，不會的，你別怕。

月娥 哎喲，那些游擊隊真壞，他們今天一樣，明天又一樣，真是鬼計多端，你們要收編……

栗原卯之助 什麼！誰告訴妳要收編？

月娥 （吃了一驚）大人告訴我的。

栗原卯之助 唔，他告訴妳的，怎麼樣？

月娥 游擊隊都是壞東西！他們一來，我們便沒有命了。他們恨××人，所以也恨我們，我怕！

栗原卯之助 噢，不要怕，游擊隊一收編，就變成××人的游擊隊了，他們要保護地方，要

和別的游擊隊打仗了，你們還是好好的！

月娥 嗯，我不信。

栗原卯之助 妳不信什麼？

月娥 我不信游擊隊會變××人的，你才不要相信他們！你以為人會變麼？他們拿了你們的槍，還要和你們打，那你們才上了當哩！



栗原卯之助 誰替妳說的？誰替妳說的？

月娥 我知道。

栗原卯之助 妳怎麼知道的？

月娥 我自然知道呀。

栗原卯之助 不，妳說，妳怎麼知道，一定要說！妳說！

月娥 告訴你吧，我爸說的。

栗原卯之助 你爸是個老混蛋！

月娥（不在乎此）呀（披一披嘴唇）

（她走過去，走到耳房那邊，伸身要揭門帘。）

栗原卯之助（阻止）哎，妳怎麼亂走亂跑！這裏是可以給妳亂走的麼？快回去，回到妳的

房裏去。去去（揮手）

月娥（被扭的悒悒，然而無奈，她解嘲地）啞嘴，我知道了！

(訕訕地下栗原卯之助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跟蹤而去，然而走幾步後又停了。他開始奮一奮精神，走向耳房，進去了。空場片刻，宋海春和李超遠上。後面還跟隨着幾名×兵。到入口便站住了，雖然不像是押解者，然而那確是執行着押解的任務的。)

宋海春 (向李超遠) 你在這裏等一等，我裏面去報告。

(李超遠停步不語，宋海春掀帘入。李超遠遠目四望，立刻裏面有聲音，豐田大尉，栗原卯之助，宋海春上。)

豐田大尉 (岸然地) 噢，李隊長，你早，你來了請坐請坐！

李超遠 (也岸然地) 你早，豐田隊長，請坐，請坐，原來應該我招待你的。

豐田大尉 爲什麼？

李超遠 地主之誼！

豐田大尉 噢，噢，不要客氣，我們都是軍人，現在應該是我招待你的，請坐！

(兩人就木榻坐下，而栗原卯之助和宋海春也坐在長檯旁。大家都面面向着李超遠。)

豐田大尉 (十分裝模作樣地) 噢, 昨晚過夜好麼?

李超遠 很好! 我雖是北方人, 可是常在中國的許多地方跑來跑去, 在這裏生活也過得

很慣。

豐田大尉 很好, 很好, 支那的地方很好, 就是這兩天天氣太熱些, 氣候不好。

李超遠 中國的土地廣大, ××軍過不慣這裏的氣候的吧?

豐田大尉 不,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皇軍什麼地方都去得!

(富子美從耳房裏揭帘出來, 手裏托着一盤茶具, 很謹慎地放在桌上, 然後倒滿了  
一杯。奉給李超遠。)

富美子 請用茶!

李超遠 (會心的微笑) 噢, 謝謝你!

富美子 (鞠躬) 不客氣!

(她走回去, 又倒茶給各人, 然後拖一張椅子在李超遠旁坐下。)

豐田大尉 呢，李隊長，這是夫米哭富美子小姐，是我們皇軍中的美人。呢，說起來還和卡殺拔拉尚有些親戚，現在想教她來侍候侍候你，她懂得支那話，也好解解你的寂寞。

李超遠 (會心的微笑) 噢，不敢當，不敢當。(望了望富美子)

富美子 你喜歡我麼！

李超遠 噯，不敢當。

豐田大尉 李隊長，你的大澈大悟，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樣，地方便不致於糜爛，所有的這地方的居民，都要感激你。而且你的深遠的眼光，兄弟也十分佩服！

李超遠 不敢當，兄弟是被俘的人，本來沒有地位講話，豐田大尉昨天話原來也很有道理，中國和××，大家都是同文同種，不應該自相殘殺，應該相親相愛。不過，這話由豐

田大尉說來是很有道理的，兄弟却沒有地位來說這幾句話，因為兄弟是被俘的人。兄弟的隊伍散在各處。昨天晚上，已派盧金生去通知他們，告訴他們××軍的一番意思；今天清早，盧金生已回來報過，他跑了五處地方，意見差不多是一樣的，還有兩

處沒有跑的，現在也又去通知他們了。自從兄弟被俘以後，他們已另外推舉了隊長，不過，幸虧兄弟在他們一起生活久了，大家到現在都還相信兄弟的話。那兩處，一定也不成問題。他們大家的意思是：祇要××軍肯把他們當自己人看待，那麼，他們是願意受收編的。

豐田大尉（如釋重負，點頭）那好極了！好極了！你的隊伍確實數目有多少？

李超遠 現在分七處地方，數目是不相等的，多的地方有七八十人，少的地方有二三十人，有的在附近山中，有的就在鎮上，總數是三百四十餘名。鎮上的少些。

豐田大尉（略略震驚，但立即鎮靜）噢，鎮上還有多少？

李超遠 約模十二三名。

豐田大尉 噢，隊伍的槍械配備怎樣？

李超遠 不齊全，大概三分之一是有鎗的。還有幾挺機關槍配備。

豐田大尉 噢，噢，我們還應該商量一下，怎樣舉行收編。

李超遠 對了，我們應該現在就商量定妥。祇要商量定妥了，我們馬上可以派宋阿發去

通知他們，立刻在兩小時內就可集中在鎮上聽命。

栗原卯之助 宋阿發不行，不行！

李超遠 (堅持地) 非他去不行！

栗原卯之助 爲什麼？

李超遠 因爲盧金生已在那邊準備，萬一有不妥，他們就預備犧牲我，盧金生是決不會來的了。

栗原卯之助 哈哈，狡猾的東西！他不知道他的父親還沒有自由麼？

李超遠 (冷冷地) 他們是準備連我一起犧牲的！

豐田大尉 噢，很好，他們不知道皇軍已知道了你們的巢穴，皇軍立刻就討伐！

李超遠 不會的，你們知道的僅是一兩處地方，而他們決不聚在一處，譬如說你們要在鎮上搜捕最多也祇能捕到一人來代替盧金生，其後的仍找不到，也許連這人你們

也再找不到了。

豐田大尉 那還是有辦法，把所有有嫌疑的統統捕殺！

李超遠 這樣，你們便是仍舊得不到鎖上的和平，你們還是要到處受到攻擊。

豐田大尉 (怨恨) 太沒有誠意了！不行！

李超遠 他們的意思是估計××軍的誠意！

豐田大尉 (站起) 你知道你是被俘的麼？

李超遠 是的，他們是預備犧牲我的。

宋海春 很好，托育達尙，這樣收編是不成功了！

李超遠 也不一定，如果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他們明白了××軍的誠意，一定立刻願意受收編。

意受收編。

豐田大尉 好！(向宋海春) 你去把宋麟祥叫來。

宋海春 是，大人！(猶疑地下)。

栗原卯之助 我們還是再從長計較計較。

李超遠 是的，我應該告訴你們，他們還要求換槍。

豐田大尉 爲什麼？

李超遠 因爲這些槍枝非常不整齊，有的是土槍，有的是軍隊中的舊式槍，五九式的，現在彈藥快用完了，××軍的新的接濟，舊槍是不能用新彈的。所以××軍也應該給他們新槍。

豐田大尉 這不行。他們應該先使用舊槍，新槍要過些日子再說。

栗原卯之助 可以，可以換槍。他們應該先把舊槍交出。先交槍！

李超遠 （點頭）那倒也好，不過××軍也應該讓他們相信，立刻有新槍發下他們自會願意交槍的。

豐田大尉 （有喜色）對了，李隊長，我看我們現在商量一下，怎樣交槍。我們都是軍人，這是很莊重的儀式，交槍以後，游擊隊就是與皇軍一致的了。



李超遠 這很簡單，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叫他們都把槍枝帶了來，預備交槍。

栗原卯之助 唔慢些，這樣不好。

豐田大尉 有什麼不好。

栗原卯之助 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分批收編，游擊隊不是現成的分着七處麼？現在，我們分成幾批來收編，先讓一批交槍，一批一批的交了。也一批一批按批發給他們。這樣，便有秩序。

李超遠 不過，這裏有一點非常重要，××軍也必須把新槍讓他們看到，不然，一有誤會，反爲不好。

豐田大尉 (沉思)唔。

栗原卯之助 這也可以。我們且決定一個收編的程序和儀式。我們立刻決定！

豐田大尉 好，我們決定！

(宋麟祥宋海春上)

宋麟祥 (看見這末多人在此地) 噢, 李隊長也來了, 你好, 你好! (盯了富美子一眼, 富美

子却還是呆呆的坐着) 好, 托育達尙, 佈告已經擬好了, 讀給你聽聽好不好? (拿出一

張紙稿來讀) 嚶

照得大××軍, 實係秉承天命;

不遠迢迢千里, 來此保境安民。

哀我國民政府, 不顧國難民生;

勾結共產匪黨, 遂致禍國殃民。

先以焦土政策, 後以游擊戰爭;

我民實由何辜? 遭此大劫來臨!

.....

栗原卯之助 (點頭) 很好, 很好, 這樣說法很好。不過, 你這是預備做什麼用的?

宋麟祥 (有得色) 教大家開市, 下面就說到了 (拿起紙來又要讀)。

豐田大尉 不用另外做的，有現成的印好的，可以拿出去貼。不過，這樣說法很好，把他後

面改一改，改做收編游擊隊的佈告。現在，先來擬一個收編儀式的程序。

宋麟祥 噢，是是是，收編還有什麼儀式麼？

豐田大尉 唔。（向宋海春）我去拿張紙來。

（宋海春到耳房裏去拿紙筆，）

豐田大尉 我們當然是需要莊嚴地舉行的，李隊長，本來我們用不着這樣麻煩的，不過，

你們並不是戰敗，而是順乎天命。所以，這裏也表示皇軍對你的尊敬。

李超遠 不敢當。

宋海春 （上）這裏是紙筆。

豐田大尉 （向宋麟祥）好，你寫一寫。

宋麟祥 是是是。

豐田大尉 我看，李隊長，你的第一批游擊隊約莫是多少人呢？

李超遠 隨便多少，如果先從鎮上收編起，那末有十幾個。如果連鎮上附近的一起呢，那末有百多人。

豐田大尉 這太多了。

栗原卯之助 我看五十人左右一批。

李超遠 隨你們的便。

豐田大尉 好，就這樣，游擊隊應該這樣分四行縱隊進來，拿着武器，槍口應該朝下，上前交納，然後由皇軍點數，先發給原數一半的新槍。

李超遠 這也可以。

豐田大尉 我們就把那邊的露天戲台當做司令台。儀式開始，第一項，唱「君之代。」

李超遠 什麼「君之代？」

豐田大尉 ××國歌。第二項，……

李超遠 唱中國國歌。

豐田大尉 不行中國沒有國歌的。

李超遠 有的，他們大家祇會唱國歌，而且，這也有最後的告別的意思。

豐田大尉 好，就依你。宋尙，寫下。

宋麟祥 不好！我反對，這是游擊隊的歸順，不許他們唱國歌。唱從前的國歌，「卿雲爛兮！

」才是道理。

李超遠 請豐田大尉注意一個軍人能容忍的限度。「卿雲歌」是早廢了的，他們都是

農民，工匠，他們不會唱。最後的告別是應該讓他們舉行的。

豐田大尉 好，你寫上。唱支那國歌，向昨天的日子告別式。

李超遠 然後的第三，第四，第五項，應該是訓話，交槍，發槍，編隊。

豐田大尉 對了，對了，就這樣。

栗原卯之助 誰訓話呢？

豐田大尉 我，你，（向李超遠）你，（向栗原）還有你，（向宋麟祥）

宋麟祥 呃呃，是是是。

豐田大尉 今天下午就可以舉行了。

李超遠 假如是上午就舉行，也來得及，今天可以收編完畢。

豐田大尉 好，上午開始，你（向宋海春）去叫宋阿發來。

宋海春 是。（下）

豐田大尉 立刻可以舉行麼？

李超遠 立刻可以，並且也應該立刻舉行，今天可以結束。

豐田大尉 好，卡殺拔拉尙，你去佈置一下宋尙，你準備佈告。

（栗原卯之助下）

宋麟祥 是是是，我準備。

李超遠 讓我來抄一份儀式，交宋阿發帶去。

宋麟祥 不不不，讓我來抄。（他抄着）

豐田大尉 哈哈，你們很客氣。

李超遠 不是，他怕我在紙上做什麼記號。

宋麟祥 那裏，那裏，不敢，不敢，我一手順便抄下來，很方便。

豐田大尉 大家現在都快變成自家人了。來，富美子，去拿點啤酒來，我們先慶祝一下，你也唱一個歌，讓大家散散疲勞。

（富美子鞠躬退。少頃持酒並一具三味線上。倒酒給大家。）

豐田大尉 來，大家喝一杯！

李超遠 我不會喝酒。

豐田大尉 喝一杯，一杯，那有軍人不能喝酒。

李超遠 （立起，痛苦地）好，謝謝。

（大家都喝完了。）

豐田大尉 這酒還是從國內帶來的，你看，我們什麼東西都帶了來！

李超遠（微笑）你們也預備把什麼東西都帶了走。

豐田大尉 嘍嘍嘍，哈哈，中×親善，中×親善，富美子，你唱一個歌！

（富美子整弦待唱，宋海春領宋阿發上。宋阿發精神萎靡，然而倔強之氣仍未減。他看見李超遠，望望桌上的酒，望望富美子，望望豐田大尉，他非常失望而感傷，然而他仍然倔強地站着，低頭不語。）

李超遠 宋同志，現在要煩勞你一件事，趕緊去陳志和同志那邊去跑一趟。

宋阿發 我可以知道是什麼事情麼？

李超遠 你把這一張紙條交給他好了，你們都可以看這張紙條。（交給他那張宋麟祥抄的紙條。）

宋阿發 你知道我是不識字的。

李超遠（思索）這是釋放我們的一個儀式。

宋阿發 隊長，我們是投降麼？



李超遠 不，我們仍舊是游擊隊。

宋阿發 (泫然欲泣) 噢，隊長，我知道了，我是願意死在這裏的，我不願意出去。

李超遠 宋同志，我知道你的，你如果出去遇見了盧金生和陳志和兩位同志，你就會明白，這不是我一人貪生怕死你去罷，還要快快回來，這是我的命令，你跟我很久，你接受我最後的命令罷！

宋阿發 好，隊長！我要求你一件事。

李超遠 你說吧！

宋阿發 我把這事辦了，請你應許我離開游擊隊，仍舊種我的田。

李超遠 好的，我答應你的。宋同志，我還有幾句話，你要替我帶去，一句也不能少，一點也不能錯，這是我最後託你帶的話，你能帶麼？

宋阿發 好。我能帶！

李超遠 記好！你說我有命令，教陳志和同志召集鎮上的同志和所有附近的同志，編成

五十人一隊，清楚麼？（宋阿發點頭，李超遠看錶。）立刻，在十點半以前，開到戲台前空場上，五十人一批，其餘的在外面等着，槍口要朝下。記得麼？

宋阿發 記得。

李超遠 去罷，他們在等着你！十點半以前要趕到，現在是十點十二分，還有十八分鐘，快。

宋阿發 好，隊長，我去了。

（他四面張望一下。）

李超遠 （嘆息）唉！他是非常單純的好戰士。

豐田大尉 （點頭）他很好，他很忠厚誠懇！

宋麟祥 他在耕我的田，倒也從來不欠租。

豐田大尉 現在，我們的事差不多已完全弄好，就待實際舉行收編了，來，我們再喝一杯。

（富美子起來倒酒，大家又喝。）

豐田大尉 (拍拍李超遠的肩膊) × 支親善萬歲!

宋麟祥 (雀躍) 萬歲!

富美子 萬歲!

李超遠 (強笑) 嚇嚇, 萬歲!

豐田大尉 好, 李隊長, 我進去整理點事, 在這兒休息一會, 我們馬上就要一起出去。宋尚, 你也去外面招料招料, 而且, 佈告也要預備貼出去了。

宋麟祥 正是, 正是, 馬上弄好, 馬上弄好! (他收拾着桌上的東西退, 豐田大尉也走入耳

房。李超遠沉思着, 少頃)

富美子 李隊長, 你在想念什麼?

李超遠 (愀然) 噢, 我不想念什麼。

富美子 在想念着家罷。

李超遠 不, 我不想念家。

(對面有××軍號集合的聲音。李超遠凝神地傾聽。)

富美子 李隊長，你怎麼會被皇軍捕獲的呢？

李超遠 噢，我留在鎮上的，我沒有走。有漢奸認識我，去報告了，我便給抓起來了。

富美子 噯，真是不幸啊！

李超遠 是麼，是不幸麼？

富美子 難道你以為是幸運的麼？

李超遠 不是這樣講，我們是軍人，在生生死死中出入，不是勝利就是失敗，不是失敗就

是勝利，所以沒有什麼幸運不幸運的。這不是幸運，這是疏忽。

富美子 噯，我是相信一個人有幸運不幸運的，不過一打了仗，什麼幸運也完了。

(後面傳來一聲蘭珊的歌聲，是哼的櫻花調。兩人傾聽，過去了。)

李超遠 這是唱的什麼？

富美子 這是櫻花調，現在已經過時了。

李超遠 那怎麼他還在唱呢？

富美子 不知道，也許他在想念櫻花節時候的狂歡罷。

李超遠 噢，××的櫻花節非常熱鬧。

富美子 嗯，是的。

李超遠 你愛這樣的熱鬧麼？

富美子 爲什麼不愛呢？總比現在好得多了。

李超遠 你愛××麼？

富美子 嗯，是的。我也愛中國。

李超遠 爲什麼？

富美子 因爲我是在中國長大的。

李超遠 呵呵呵呵，很好，很好！

富美子 ××人都愛中國，可是不愛中國的共產黨。中國到處都是共產黨。

李超遠 很好，你看見過中國的共產黨麼？  
富美子 沒有。

李超遠 你怕共產黨麼？

富美子 不，我恨他們。

李超遠 爲什麼？

富美子 因爲中國有共產黨，所以皇軍來討伐，所以才打仗，所以我恨他們。

李超遠 這樣說來你也恨打仗了。

富美子 嗯，是的，不過打仗是男人的事，不是我們女人的事。

李超遠 那末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

富美子 托育達尙教我來陪伴你的。

李超遠 (笑)原來是這樣的。你從國裏趕出來陪伴我。

富美子 不是這樣，我原來是慰問隊。

李超遠 慰問誰呀？慰問我麼？

富美子 不是，慰問皇軍。

李超遠 怎樣慰問法呀？

富美子 我們是一隊一隊出來的，大家在一起慰問，因為皇軍在外面打仗很苦，也要想起家，便不肯打仗；我們出來慰問他們，告訴他們家裏都好，並且還帶了些東西送給他們。

李超遠 他們的家裏真的很好麼？

富美子 我不知道。

李超遠 爲什麼你不知道呢？不是告訴他們說都很好麼。

富美子 這是應該替他們這樣說的。況且，我離家也很久了！

李超遠 噢，那麼現在你家裏都好麼？

富美子 我不知道。

李超遠 你離家多少時候了？

富美子 九個多月了！

李超遠 有信息麼？

富美子 沒有！

李超遠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富美子 有母親，還有一個小妹妹。

李超遠 父親呢？

富美子 死了。還有一個哥哥，去年戰事爆發，他入了伍，現在不曉得生死存亡。

李超遠 噢，這樣，你也是很不幸的。

富美子 人都是不幸的。

李超遠 爲什麼你這樣說呢？

富美子 我沒有看見過幸福的人。



李超遠 唉，幸福是要人去爭取的，有人要奪取人家的幸福，就有人要爭取和保衛自己的幸福，所以人類就要打仗了。

富美子 你想有一天人會不打仗麼？

李超遠 當然會的！那和平是要從戰爭裏得來，到要搶奪人家幸福的人失敗了，新的社會也建立起來了，人類就不會有戰爭。

富美子 我不懂，你說的是支那和××麼？

李超遠 不，現在世界上到處都是一樣的。

富美子 噢，我害怕！

李超遠 你怕什麼？

富美子 我怕死了的人的血，和活着的人一會兒變成僵硬的屍首。我看得太多了。

李超遠 噯，小孩子！

富美子 你怎麼叫我小孩子！

李超遠 你怕有什麼用呢？人就靠着這些血，這些肉，才可以活下去，一直活下去。

富美子 人還可以活下去麼？

李超遠 爲什麼不可以呢？

富美子 我有的時候想死。我知道想死的人也很多。

李超遠 爲什麼呢？

富美子 (思索) 有一天，有一個姓佐佐木(Sasaki)的軍士對我說，他想死。我說，不要死。打完了仗我們還可以相會的，但是，明天，我就看見他直僵僵的在樹上吊死了。我也  
想死，這日子過不下去。

李超遠 你在這裏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富美子 我不能告訴你。

李超遠 我知道了。

富美子 (悽愴) 是的，從前我是慰問隊。現在已經不是慰問隊了。我們一起有二十多人，

我一個是懂得中國話的，所以我有時能出來。所以我能看到你，但是看到你有什麼用呢？我前些日子在別的地方也遇見了些中國軍人，和老頭子，現在還不是這樣的麼？不，我不應該說這樣的話，我死了便好啦。

李超遠 人不應該想死，應該想活！你聽，是什麼聲音？

（兩人傾聽，遠處有一陣鼓聲。李超遠看了看手錶。）

李超遠 你不要悲傷，人祇要活着，勇敢一點，終還是有希望的，時間到了。我就要出去了。

（看着錶。）

（栗原卯之助，宋海春匆匆上。）

栗原卯之助 啊，李隊長，都預備好了麼？收編儀式立刻要舉行了。（他跑進耳房去，和豐

田大尉連幾名×兵也一齊出來，豐田大尉拂拭着自己的衣裳，端整着帽子和領口。

豐田大尉 好，李隊長，請準備了。

李超遠 盧金生來了麼？

栗原卯之助 來了。

李超遠 我要和他說話。

豐田大尉 外面去說罷。

李超遠 不，我要問明白情形，等下才好說話，先被他們看見了不好。

栗原卯之助 快去（向宋海春）叫他來。（宋海春下）

李超遠 我也得整一整我的服裝。

豐田大尉 是的，這是應該莊嚴一點的。

李超遠 我的袴帶沒有了，這不好。

栗原卯之助 我來找一條給你。

李超遠 不，我有辦法。

（宋海春，宋麟祥，盧金生入，宋麟祥已是緞袍馬褂，十分風光。）

李超遠 盧金生。

盧金生 是，隊長。

李超遠 你一齊同他們說了麼？

盧金生 統統說了，他們說，隊長說怎樣就怎樣。

李超遠 全都預備好了嗎？

盧金生 全都預備好了！

李超遠 好，你去替我拿那條幃帶下來給我做袴帶。

（盧金生跳上木榻去解幃帶，一轉身却從神龕裏猛地抽出兩枝手槍，逼住各人。李

超遠接來一枝，盧金生又從神龕裏抽出一架輕機關槍，架在木榻的橫几上。自己却

也安閑地坐落，向衆人瞄準。）

李超遠 對不住各位，現在已過了十點半，收編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們要履行每一項收

編的儀式。第一項是什麼？是唱××國歌，「君之代」，唱罷！

豐田大尉（高舉着兩手）八格！你這東西原來毫無信實！

李超遠 難道××人是守信實的民族麼？第二項，唱中國國歌，我們等一等是要唱的。我們的主要的是換槍，槍在什麼地方？

栗原卯之助（冷笑）李隊長，你打錯了主意。你知道這周圍有皇軍一中隊，你不要想保存你的屍骨！

李超遠 你知道游擊隊的數目麼？哈哈！

栗原卯之助 你這蠢東西！你毫無辦法可以出外，你們祇有兩人在裏面！你一有響聲，外面的皇軍便進來把你們解決了！

李超遠（沉着地）這是應該試驗一下的，現在預備我要開槍了！我應該找一個先開槍的目標，本該是選宋麟祥的……

宋麟祥（跪下）啊，隊長大人，我是冤枉的，我和你一樣，是不得已的救救我！饒我一條狗命！（叩頭）

李超遠 不起來，現在不殺你，你是應該留給民衆審判的！現在，我選定了你的姪子，他是引狼入室的罪首！

宋海春 咳！老爺，你別打罷，我也是沒法子！

李超遠 不行，你聽着，這就是槍斃漢奸的槍聲！聽着！一，二……

宋海春 （絕望大呼）好，你放罷，祇要你的槍聲一響，皇軍立刻要來替我報仇的！

李超遠 （微笑）好，那末暫時留你一條狗命，讓你看你所依靠的皇軍究竟是怎麼樣的东西！我現在又換一個目標，讓你們知道，這一聲槍響出去的時候，那野心勃勃的大漢奸就要倒地，而武運也不長久了！聽着，一，二，三。

（槍發栗原卯之助應聲倒地。立刻外面的槍聲迸起，喊殺聲震動天地；豐田大尉用手一招，擬教×兵上前奪槍，盧金生的輕機關槍，搖頭一掃，紛紛倒地。所有的人都堆在地上。）富美子還靠着壁站着，呻吟雜作。）

李超遠 好，盧金生同志，你應該搬一個位置，正對着那裏，（指一個台下的方向）這樣，有

人衝進來，立刻就解決了！

盧金生 是，隊長！

（他立刻跳下去，把槍位安好，守在槍後。外面槍聲激戰着，喊殺聲愈近。李超遠兀立不動。月娥倉皇自後面奔出，李超遠用槍指住。）

李超遠 坐在那裏不許動！

月娥 （就木榻坐下，驚惶痛哭。）啊！宋老爺！

李超遠 你還哭宋老爺麼？

月娥 噢，不哭，不哭！（立刻止住。）

（槍聲喊聲中，宋阿發領一羣三五个游擊隊從後面上。）

宋阿發 （高叫）隊長，成功了！

李超遠 外面情形怎樣？

宋阿發 我們分批包圍，一聽見裏面的槍號，就開始進攻，××鬼子沒有防到這一着，我



們還搶到了幾個活的。其餘的還在戲台下死戰。不過立刻可以解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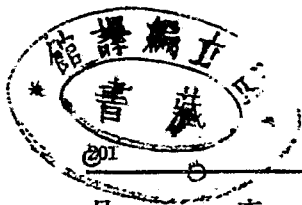
李超遠 好，你坐下休息一下。

宋阿發 不，隊長，我應該抱歉，我……

李超遠 不，宋同志，你是對的，游擊隊的精神是不可屈服的。我當時沒有機會和你說明，全靠你對我的信心才完成了，這是很危險的。你要學會懂得，爲什麼一個命令是必須執行，因爲游擊隊是活動的，如果我的命令錯了，你們便可以離開我，對游擊隊仍舊沒有損失，所以你有機會出去，便應該出去，和大家商量求生路，不應該戀戀着我，以爲我一人完了就全個游擊隊完了。

宋阿發 是，隊長，我懂得了。

李超遠 盧金生同志是最初便弄明白了的，他一早還運槍進來，等下，我們應該請他把這次的經過試試看報告給大家聽，這也是我們的意外的成功，可以當作一個游擊隊的寶貴的經驗。



(外面槍聲漸漸地息了。又有一些游擊隊從後面擠出來。)

游擊隊員甲 隊長，我們已把敵人肅清了。

李超遠 好，現在我們要出去揀點槍枝，把敵人死的埋了，活的傷的還要設法救護他們，我們這次可以得到百多枝新槍和另外的武器，以後我們再奪到敵人的子彈時也可以用了。宋阿發同志，你大概不要離開隊伍了。

宋阿發 隊長，那是我弄錯了。

盧金生 非但宋同志不會離開我們，昨天宋大嫂子還哭哭啼啼說她也要當游擊隊替宋同志報仇呢。

李超遠 很好，我們的游擊隊是可以擴充一下了，這裏還有一位女同志，(指富美子)她一定也願意替我們女同志在一起替游擊隊服務的。她也是被壓迫者。

(富美子驚呆着不作聲，月娥却倉皇站起。)

月娥 隊長，我是被宋麟祥逼着不得已的，現在我也想求你們饒命。我也是可以替你們

做一點事情的。

李超遠：你不要怕，游擊隊不會殺死你。我們看樣子是可以編成一個婦女隊的。諸位同志！現在，這是我們的勝利的開了一個頭，我們還要更努力去和敵人做更大的戰鬥！我們游擊隊更要擴大起來，趕敵人往老家走！同志們，留幾人在此守着。外面的同志們在等着我們，我們去罷！

（一個簡單的集合號聲從幕後吹起。）

——幕落——

——一九三八，十月十日，完成於廣州的敵機整旋在頭頂的空襲中。

# 時代劇選

這是搜集全中國著名前進

戲劇作家的一部集體的優秀劇

選讀**時代劇選**一部勝

過看十次話劇因為這裏的每個

劇本都是適合抗戰意義的而且

也非常通俗不論在前方或後方

到處都可以上演凡是愛好戲劇

的和抗戰線上的宣傳戰士都應

該人手一冊

再版出書 ● 每集四角

## 第一集 次目

丁玲的：重逢 陳謂的：太陽旗下  
凌鶴的：夜之歌 宋之的：上前線  
去 田漢的：最後的勝利

## 第二集 次目

塞克的：爭取最後的勝利 保羅的  
逃：奪回廣武衛 左明的：王八蛋才  
集體創作的：站在崗位上的家鄉  
一：抗戰建國紀念日 錢莖的：抗戰  
周年

## 第三集 次目

阿元的：爲國旗而犧牲 黑丁·會  
克的：游擊隊的母親 土心的：饑  
別 夏衍的：贖罪 歐陽山的：敵人

## 第四集 次目

張客的：游擊隊的開始 趙明呂後  
的：榮譽大隊 錢莖的：寡婦院  
光未然的：淪亡以後 張季純的：  
打日本 尤競的：血洒晴空

## 第五集 次目

任鈞的：出發之前 姜桂農的：教  
訓 沈偉的：在生死線上搏扎 錫  
金的：橫山嶺

版 出 社 劇 代 時

# 獨幕劇選

抗戰打開了青年人底眼睛，大家都急急地找尋有關抗戰的知識尤其戲劇方面。

果然，戲劇最容易使人了解，要是在救亡宣傳的效能上講。因為它不論在前方，更其是在後方，誰都需要它；但是，材料太缺乏了，這是每個幹救亡運動的宣傳者的實際感覺到的困難。

現在，是書的出版，雖然不敢自誇說是搜集抗戰後的獨幕劇大成，但是，至少能夠解除上述的大部份的材料荒的困難。因為這裏總共有二十六個劇本，而且都是嶄新的；執筆者也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名家。何況每個劇都很容易上演，無論在街頭巷尾。全書厚裝一巨冊，共計二十餘萬言，每冊實售一元二角。

劇友社出版

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圖書藏書  
 (本書購入年月日) 30年1月

登記號數	4809
分類號數	842.3
著者號數	952

- 請勿損壞塗抹  
 限滿歸還
1. 借閱本書請以兩星期為限
  2. 借閱本書時
  3. 遺失本書照價賠償

時代劇社編  
時代劇選  
第五集



1939.4.10.

再版

1—2000

全國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60

82  
645422

